



守令懿範序



成一書而諸善可見者蘇守蔡
 侯守令懿範之編之謂也見用
 心之仁焉見師古之智焉見區
 別之審焉見擇取之嚴焉見評
 騭之當焉見嘉惠之公焉傳曰
 政如農功日夜思之如農之有



畔其過鮮矣侯欲使民各得其
所保愛之計圖之甚詳不徒以
虛受人集思廣益而又古人與
稽善政是資多方講求由衷惻
怛念念在茲而不肯莽鹵為也
其用心何其仁也書曰學於古
訓乃有獲不學墻面莅事惟煩

故何必讀書孔子惡夫佞者而
鏃礪括羽他日以誨勉乎門人
美錦學製未能操刀而使之割
又子產所為重使於尹何也夫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侯之所編
侯皆懿之而以為範博我聞見
裨我聰明愈於共載白首之人

其師古何其智也均之為牧聖
賢得於學問而豪傑稟之質性
是故有儒牧有循牧儒可以包
乎循而循未必皆合於儒體用
之間盖有辨焉而功效所成亦
不能無大小偏全之異侯各自
為編其區別何其審也趙張之

倫其在當時葢適如神既有赫
赫之譽而載之汗青亦甚膾炙
於人口矣侯一切舍之鸞鳳其
德而何容乎鷹鷂耶他如飾外
鮮終縱有異等可稱侯亦擯而
不錄貴其實與久也其擇取何
其嚴也人列數端其事皆關於

親民者績苟奇偉侯輒有概於
心高山景行嚮往勤切三嘆思
齊表揚曲至若或遇事而激矯
枉而過者侯亦設以身處而為
之酌量揆勢度時折以中道即
使其人作于九原亦將自悔其
見不到此而心服於侯其評隲

何其當也大道之行天下為公
天下而皆賢守令也則天下之
民皆得所庇而吾一體萬物之
心慰矣故誠者非自誠已所以
成物而獨為君子則蘧伯玉耻
之侯以是編付之梓盖曰我第
守蘓耳天下之民之望仁於其

守也猶之蘓也我所告于令者
吾屬之諸邑耳天下之民之望
仁於其令也猶之吾屬之諸邑
也有懿範焉而相與則倣之守
令之仁將徧於天下之郡邑苟
可以有益於天下而何必功之
自我出哉侯真仁人之言而博

乎其爲利也其嘉惠何其公也
故曰成一書而諸善有可見也
雖然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而為
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徒知徒言
蓋聖人不尚之矣侯雅志學道
澹無嗜慾簾櫺是甘自奉蕭然
而民之供役者不知侯之專城

也冰蘖之操皦然不緇既不少
煩乎民及視其民則惟恐傷之
拊循是急生息是務孜孜焉詢
民之所疾苦害亟與除利亟與
興勞瘁神形惟日不足吳俗浮
奢躬率化導揭之鄉約家喻戶
曉設塾闢館選秀甄育蓋其軫

念民隱如疾痛之在身其引民
出迷途而登覺岍如慈親憫矜
赤子之顛蒙而携從明師之側
凡侯所希慕於往昔而自以云
者侯莫不有焉以侯之材諳豈
不能自炫以干譽以侯之明察
豈不能籠絡束縛以威制乎民

而侯不為然也傳所稱廩廩德讓之君子侯之謂也然則侯於是編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不徒託諸空言實以見諸行事知行合一言行相顧而豈若竊糟粕為緣飾計者比哉嗟乎大丈夫有志於生人每欲得守令而為

之有終身仕宦不得為守令者則自恨之誠以吾意朝發而仁可夕及於黔黎也彼執墨夫無足齒錄矣是編所載其所存主其所作用上之為儒次之為楮皆非俗吏可以同日而語信乎其範之之懿也日置座隅能自

得師斯為天地立心斯為國家
布德而生人其至幸矣吾願舉
世懋敬哉吾願舉世懋敬哉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

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知

制誥 大典總理

大誥總裁官養齋嚴訥書

守令懿範序

人君代天子民選用良吏導之以生
養休息之政而教之以仁義禮樂之
趨使並生於天地之間者不至於窮
困而失其所歸其被父母之澤者皆
足以全安其室家而不相害守令於
民所係豈淺鮮哉唐虞三代尚矣其

造士有法其養民以仁故士咸知代
君以為養斯民不獲其所者鮮矣周
室既衰人主不知其職在於養民而
州牧侯伯不知父母子民之義民之
得其所者亦鮮矣此豈上天生物之
意耶嗚呼先王養民之政亡而百世
無善治養士之制亡而天下無全才

間有賢人君子各以其性之所近而
攻之其見道之明積累之厚固不敢
望三代以上人才也然知政有體要
不敢用其智力而依於忠厚知民生
所依不恃夫法術而放於仁義禮樂
跡其所為雖未及三代之懿然寬大
豈弟之政足以變愁歎為悅豫易凋

瘁為豐盈黎民尚亦有利哉夫生於
百世之下而欲比隆於三代之前不
可得矣春秋以降有賢守令出焉皆
足以調元致和體化召順而得民永
命恒必由之庸非後世所當效法者
乎蘇守蔡國熙民採古守令之賢者
列為儒牧循牧分上下二編名曰守

令懿範錢塘尹闕侯成章仁和尹張
侯譽復刺之縣齋以惠同志徵言於
善竊以傳記所載皆古人之陳迹也
渾然同體與物皆春此古人之精蘊
也蒞官子民無所見而苟且決事此
如瞽人行荆棘中舛謬甚矣若夫守
空文而遺本實豈得謂之知要哉康

誥曰如保赤子君子誠有愛民如子之心則盜然春意融液流通善政善教皆由是出種種陳迹莫非精意之流行天根之妙用即詩書所稱何以異焉周程大儒丞倅一時流洽百禩用此道也苟無是心雖日置几案終不免斲輪之誚矣昔有善攝生者單

方曲技傳自閭巷足以延年有得龍宮之秘藏而更死於國醫之手何則善用與不善用異也夫往事之已驗者章章如是有官君子存是心而施之政豈止惠利一郡一邑已哉闕侯陞春官卽行矣張侯寬仁而明決精密而嚴恕有古良吏之心者其惓惓

為此期與為善而已敬為之序

隆慶壬申春十月

賜進士第通奉大夫雲南布政使司
致仕左布政使前兩奉

勅提督雲南廣西學政錢塘陳善拜
撰

守令懿範敘述

記曰儒有令人與居古人與稽
泛言人當法古以為行也傳曰
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專言吏當
法古以為治也古人往矣其良
法美意方冊具載典刑猶存非
事之已成者乎自馬遷著循吏

之篇若姪敖子產之徒咸奉職
循理以道民禁姦西京而下海
內烝烝嚮又若吳公文翁謹身
率先居以廉平不嚴而化乃獨
稱仲舒弘寬三人為儒者以經
術潤飾吏治蜀穎顧出其下耶
而又別立儒林豈直守功 誦
為法家流耳舛哉

吳郡守廣平蔡公敦尚儒行以
聖賢之心求帝王之治其蒞吳
也興舉學校孝悌力田勸課農
桑殺養樹畜通渠廣漑銷兵戢

盜崇儉去奢大都昉西京之遺
軌至明斷精識本於信義篤誠
又推尊宋儒周程朱陸而允蹈
焉故其弭災捍患格天感神蘊
之為仁心施之為仁政醇乎儒
治殆毫末罔有假者使戒

明遵漢法徵所表二千石拜為三

公堯舜其君用此道矣間取古
守令政蹟彰彰可法者自周末
迄於宋季總若干人采掇其畧
公為儒牧循牧二編總曰守令
懿範思與當官者共之此亦伯
玉之心也夫循吏之政無畔於
道謂之儒亦可也儒者之政非

出於循望其治不能也然循吏
若鄧牧羸糧以自給介矣其中
李離伏劔以申法剛傷於矯此
亟功徇名者之過而儒牧庶乎
其免矣夫漢反秦敝與民休息
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下
帥延至文景遂移風易俗幾致
刑厝武帝外攘四夷內多制作
民始凋瘵國亦虛耗矣孝宣興
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謂太守
吏民之本思與共之于是良吏
獨盛今

皇上居潛邸最久知民務益深嗣位
世宗猶宣之繼武也首詔天下減服

御節財用裁冗負省工作鄙貢
獻慎簡守令惠養元元相府並
有蕭曹之風焉正右儒時也是
書當如崔寔政論置之几案以
為楷範稍加變通師其意不泥
其跡斯善於治矣由是捨筏忘
筌斯神於治矣公嘗以示余僭
復命占述并綴如此云

前進士吏部司勳郎

勅僉雲南憲使吳郡皇甫沆頓首書

守令懿範序

守令職在牧民古今有志之士率欲一試以行其所學比服官政未必有治理效即效亦未必真德實意旁溢黎庶此豈盡格於時泥於勢執意者本原弗澄存主未定意見既多偏陂而毀譽得失之感又從而搖奪之漸趨時好潛鑠初心即性資愷悌平易近民然未能超然聲利榮

觀之外仁愛之施輒或自闕其喜功亟名者必
至倚法以逞一時底績雖未有華稱而不知民
瘼固從之日深矣此在好修者且爾彼庸墨弗
論也方今

聖天子御極軫念元元慎重守令之任海內矯
首想望太平竊諦觀之大都吏治文法稍密繩
撻而培養邪本似尤有未明其大者有識者蓋

不無隱憂焉前侍御督學耿公嘗行校官弟子
輯守令寶鑑未成余承乏蘇郡逾二年日惟磨
礱此心質對士庶益見牧道之未易盡政暇迺
述侍御之意延郡中博推君子并一二文學采
集儒牧循牧二編凡若干人本傳之下僭為論
著數千百年注哲之精神運用雖各隨所詣分
量差別大較循牧矢心保民政求實濟儒牧悟

仁者一體之義愛自肫切毀譽得失俱無以易其心也有民社之寄者稽古良吏之作用又進而得儒者之心源世累無營意見融液則此中藹然痼瘵在念種種注措皆為造化達生幾為生民立命脈以贊我

聖天子恬熙之盛治顧不偉與不然仁體不明氣質用事生幾少拂已為害政厲民之端矧任恣睢肆威愎如所謂倚法以逞者民何以堪哉抑愚復有深慨焉賢如程伯子猶以視民如傷自媿古人子惠斯民誠意懼至日見不足固如此乃或慕儒者之遐軌而民事則踈飾吏治以文學而本實則撻輶偃然自居其能視真儒之業何啻千里其或雅意循良取便目前嗅咻雖勤興剔未逮赤子固依然困也潁川渤海之治

亦果若是已乎嗟嗟吾為此懼矣編成名之曰
守令懿範用備觀省且願與海內司牧者共勉
云

隆慶己巳七月既望知蘇州府事永年蔡國熙
書

守令懿範總論二篇

儒牧編總論

自太史公始立循吏傳不以儒治入傳中豈遺儒
哉懼以吏治小儒也噫親民儒者之事也自秦而
後元元之命實惟諸君子之牧政是懸吏治可小
哉然則列儒牧於循牧之傳可矣分而別之何也
曰儒者之政類循吏之所能為豈誠有希世之事
哉第其識仁之脈渾然同體於民物肫肫惻惻求
以盡吾生生之心不作好惡不露技能不要功德

則循吏或難以繁許耳載稽孔門立教以仁爲宗
萬世立心立命之學於茲益著由偃諸子服膺聖
言所試輒效若風行而草偃何爲其然哉聖門仁
脈之淵源可默識矣漢世近古吏多循良若文翁
諸君子之治化尤雍然和穆有三代之遺風焉然
不以知道名豈古之學者潛行默成非後儒矜飾
比耶唐之治雖不逮漢然覽元紫芝陽子野之風
度蓋超然塵寰外矣退之稱文士其政亦炳炳可
述非儒儒哉或者疑漢唐無儒抑孰知生生之意
流行漢唐間未嘗息也獨無儒與吏蹟而儒用雖
儒之可也宋興周程二先生醇儒也顧其吏事皆
精練近民得一水俸猶且膏澤入人深如是而况
上此者乎作史者特標之理學使若與吏治異格
然者恐非二先生之意矣沿及南宋僞學之誦興
而吏治亦浸不古然漳州之政澤及蔀屋其果僞
乎哉至如張如陸如貞如魏數君子者見雖不同
動臻實效蓋皆所謂有用之學也嗟乎運機者近
譎遠猷者近迂吏化者近於多事孟子所謂仁術

難言久矣璉瑜微瑕賢者或不免焉吹疵以病儒
儒何辭也顧舍此而崇操切之儔生民之命誰挽
哉予惘然傷之錄儒牧於宋獨詳焉志諸君子之
隱也濂洛一脈流洽百年之後有遺仁焉儒者之
用何其深且遠乎若乃釣名養望談空茂實者亦
附於儒詆儒者將藉口矣

循牧篇總論

予旣爲儒牧編復取鄭子產以下若而人爲循牧
編夫循牧何異於儒牧矣乎其施爲大畧相同然
率天資近仁未從事於聖學要之未能盡醇故別
爲著錄以見學問之功之不可闕也至其氣度高
遠心源平易煦育真切不徇俗吏操切之格則卓
然可爲世法故爲論贊如左云生民之困久矣夫
天下多事起於多求多求生於多欲甚哉多欲之
爲天下害也卑者欲利高者欲名人各競其逐逐

無厭之求欺詒矯僞詭秘百出相與蒙蔽籠絡於
上下之間此俗吏操切之政所由起而生幾日微
也夫以俗吏操切之政而馭末世矯僞之俗如築
堤捍江湖之溢其堤益高則其浸益巨遠一決而
不可復支矣君子知情欲之實乃其濫觴之始是
故約志一情惟利與名皆泊然無所嗜好乃所以
窒其多欲之源而開其生息之端也夫天下方困
於多欲上下相與苛求詳其科條嚴其督責程功
效於歲月之內我獨泊然無所嗜好惟以此赤心

與之日相質對而徐徐焉默運轉於其間其軫念
民隱如疾痛之在身以求脫然而復其元氣其引
民出迷塗而登覺岸如慈親憫矜赤子之顛蒙而
携從明師之側不忍遽以夏楚施之而駭其穉性
之萌芽末世煩苛纏繞之法可以一掃而却而收
清靜寧一之化矣此老氏所謂鎮之以無名之朴
也三代以後漢文帝用此道與民休息天下幾至
刑措善人爲邦勝殘去殺之效如此其與後世以
法把持驅民入於坑穽而桎梏之使不得動搖則

天壤矣故此編凡炫才智立威名者皆在所不錄
特自其欲淡事簡懷懇於愛養之一脈者亟爲表
章之以爲治道必出乎此庶幾乎堯舜三代之遺
也嗟夫生民之命脈係於守宰其望吾以生養安
全之者何甚殷然自漢以來千餘年間而循牧落
落如晨星則困斃於繁急峻峭之中者何限悲哉
生民之不幸也故茲論著古之循牧將與儒牧並
行以爲百世仁牧之鑑有志之士得吾說而推明
之庶幾有補於斯民也

守令懿範凡例

一是書本以昭守令儀式而其旨歸則在體大
造生物之心及

朝廷養民之意孳孳保育乃爲稱職此義不明仕
多爲己或事發摘以稱神明或倚搏擊而重
威望或假公廉而恣苛刻不知誤了多少豪
傑害了多少生靈可爲於邑故茲編於仁愛
之脉諄切申明不厭反覆固竊有所重云
一是書不開門類蓋恐一有所遺反成滲漏故

止爲儒循二編附以古人名氏備得其大義
種種妙用皆由此出况重農桑興教化興利
除害弭盜救荒一切事宜亦已具載其中雖
不分類亦無缺略之嫌矣

一 是書之載惟取其關係牧民之事則采而輯
之非編紀前哲備述始末雖其人殊勛偉績
亦未之及者特以非守令特事故於例當略
去觀者鑒之

一 是編既成謬以己意略加批點其旁用○者
乃立政之本原代理之所自出也其旁用！
者乃善政大端行之旣效可師法者也其旁
有一二處用卜者微有疵者也其中或間以
一○者別是一事非與上相蒙而實相成者
也觀者當自得之

一 古今殊時彼此異地諸所采集或有在此在
彼則可施而於今於此乃若有難行者竊以
古人一意爲民殫極智慮苟生斯世必有變
通設身處地因勢化裁師其意不泥其迹是

在為司牧者引而伸之神而明之焉耳

一各傳後妄以已臆評騭數語要之見所取之本意以興起吾黨之同然間有指摘一二者竊自附春秋責備之旨且以共求美善之至觀者幸勿罪以不自揣量云

一是編所緝止從簡約以便披閱且公餘甫一操觚疎俚實多諸凡意見未逮稽援未周體裁未當幸當世高賢相與訂正而續成之

守令懿範目錄

卷一 儒牧

周

言偃 卜商 仲由 宓不齊

高柴 端木賜

漢

文翁 魯恭 倪寬 劉寬

唐

韓愈 元德秀 陽城



宋

周惇頤 程顥 范仲淹 陳襄

張載 謝良佐 馬伸 朱熹

張栻 張洽 廖德明 真德秀

魏了翁 陸九淵 楊簡 劉清之

黃榦

卷二 循牧

周

公孫 晏嬰 公儀休 董闕安于

子奇 西門豹

西漢

吳公 汲黯 黃霸 韓延壽

王尊 龔遂 召信臣 薛宣

何武

東漢

寇恂 卓茂 杜詩 劉平

衛颯 任延 郭伋 張堪

劉昆 第五倫 鍾離意 宋均

秦彭

黃香

龐參

楊震

虞詡

吳祐

陳寔

崔寔

韓韶

劉矩

劉寵

仇覽

童恢

賈彪

劉梁

孟嘗

賈琮

羊續

蜀

董和

魏

杜畿

卷三

循牧

晉

陶侃

呂豫

王承

范甯

顧顛之

南朝

何遠

北朝

房景伯 李崇

蘇瓊

隋

梁彥光 公孫景茂

劉曠

王伽

唐

陳君實 薛大鼎 賈敦頤 高智周

田仁會 狄仁傑 姜師度 韋景駿

顏真卿 柳渾 李朝隱 韋丹

張全義

卷四 循牧

宋

曹彬 張齊賢 錢若水 向敏中

邵曄 陳堯佐 張詠 杜衍

韓琦 富弼 范純仁 范純禮

包拯 趙抃 歐陽觀 歐陽修

司馬光 蘇軾 魯有聞 魯鞏

趙尚寬 蘇頌 常安民 張戢

蔡襄 葉康直 宗澤 陳規

虞允文 王十朋 趙方 孫子秀

黃震 趙景緯 大公鼎

元

諳都刺 周自強

守令懿範目錄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守令懿範卷之一

吳郡守末年蔡國熙裁定

仁和令新建張 譽

錢塘令長洲闕成章

進賢江 和全刻

儒牧

周

言偃

言偃字子游一字叔氏吳常熟縣人孔子弟子為
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政在愛人尚矣聖門以學道先之知本哉夫世之憐礪者無論也即賦性慈祥煦煦焉黔黎是念中果無間隔否耶吁愛從念起轉念即別病在不知道耳道惡乎學歟易傳有之剝盡一陽

來復閉關之後天下雷行矣

宰武城不問其政問人牛刀之戲有心哉答以學道於此見聖賢之爲政非規規事功末者

卜商

卜商字子夏衛人爲莒父宰問政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嗟嗟今之從政者率謂舒緩不如疾給謂緩而大者之難成不如疾而小者之易就而不知疾趨者多躓履泥近者蔑遠圖此無他功利之念

重故責效。昕夕而政體國脈所傷滋多。即號爲高明者。往往蹈此爲守。若今者。可以鑒矣。

仲由

仲由字子路。卞人。爲蒲宰。辭孔子。孔子曰。蒲巖邑也。又多壯士。然吾語汝。恭而敬。可以懾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慎斯以往。不難矣。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廷。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

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廷。廷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子謂由。千乘之國。可使治賦。則於蒲。何有及觀。由以好勇稱。然曰。恭敬以信。曰。忠信以寬。則撫

守令彙編卷一
民之實意固行乎其間豈若世之恣威愾者而
夫子猶以無所取裁少之信能取裁其施爲又
當何似歟子固曰天下國家可均也中庸不可
能也責吏治以中庸蓋自宰中都之外鮮聞矣
獨由也與哉

夫課政者淺采風者深治蒲三善豈假簿書知
哉殿最吏績此實繁要云

宓不齊

宓不齊字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所以
治民者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卹諸孤而哀喪
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
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
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
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
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
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爲治之道孔子歎曰其大
者乃於此乎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
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

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則堯舜其幾也。初子賤至卑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政。是故鳴琴不下堂而卑父大治。馬期亦治。卑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卑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

古稱師臣者。帝堯舜是已。子賤以任人治。卑父智哉。為政者唯自是而不能下人。故負氣任情。動多紕繆。乃子賤之父兄師友。豈直廣咨詢。示風勸其兢兢。觀省之益多矣。鳴琴而邑大治。非徒佚也。雖然。知人實難。偏聽生奸。子賤之取人。應不爽已。彼巫馬期者。豈獨不知任人之逸。而以任力稱。何居噫。各盡乃心。不強其所不能。固聖門切實之學也。

高柴

高柴字子羔。齊人。高氏之別族。後仕衛。為士師。刑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刑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

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
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能
虧主之法而親刑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
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刑者曰斷足固我之
罪無可柰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
之免也臣知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
君顏色臣又知之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
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
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
其子羔乎

於乎孰謂民可欺哉當子羔論刑之時愀然不
悅其辭色亦幾微耳而刑者輒窺其隱以銷怨
心誠之能動物也如此夫得情勿喜子羔以之
視彼任氣作威漠無哀矜意而猶以才斷自多
者蓋天壤矣

端木賜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
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

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
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伐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伐賢
是謂之伐緩今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
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
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
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
善斯爲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
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
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子貢以是道行之信

陽信陽大治

蒞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二者當官矩矱也志
功名者薄富貴廉猶可能哉心平則政平難言
矣策功銳則師心而忽人之善求名亟則蔽賢
而炫已之長皆不平之過也庶以平唯無我者
能之

世謂廉者多刻非也廉者不悉取民之有非仁
乎若不敢取民之有以立名已非真廉矣其刻
也宜哉故仁者必廉廉者不必仁

漢

文翁

文景時文翁爲蜀守廉平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修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

蜀僻壤也界在蠻夷文翁一興教化學者之多至比齊魯孰謂三代後果難化哉漢守宰以淳德化民者固多至如崇孔氏勤訓誨以獎進人材爲急務如翁者蓋鮮是豈直循吏始漢儒之醇者耶余嘗讀蘇氏紀蜀人治地得翁所爲碑刻孔子古像蹠見裾後蓋危坐其懇式孔子如

此亦可想見其志趣矣

夫土風非旦夕所能移也中有成筭亦可計時而奏功文翁守蜀數歲士皆成就可驗已其始也擇材敏者躬自飭厲僅十餘人噫教思即無窮精神何能泛加哉因人及人教則漸廣固易俗之道也立教者宜加意云

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

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不還牛主訟于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於是吏人帖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宜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見何不捕之兒言方將雛親瞿然起與公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

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
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
恭便坐廷中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徵拜侍御史
儒者之政仁民而愛物中牟三異孚化深矣迄
今想其氣象融融煦煦若飲醇於春風中也其
仁愛之感歟噫仲康信賢者不遇仁恕掾泯然
矣漢近古不獨吏懋實績乃其上下之際亦多
相成云

倪寬

倪寬千乘人治尚書以郡國選詣博士張湯爲廷
尉以寬爲掾時廷尉盡用文法吏而寬以儒生居
其間湯甚重之○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之說擢
大夫遷左內史寬旣治民勸農緩刑理訟下士務
得人心擇用仁厚吏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
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貧民相假貸以故租
多不入後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之大家牛車小
家擔負輸租繼屬不絕課更以毘上愈竒寬
寬以經學聞其不求名聲負租課殿則庶幾學

道愛人君子淡然世累者矧以儒生居文法吏之間而能使張湯信重則其不激不隨所養亦深矣謂之儒者非歟

劉寬

劉寬字文饒華陰人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曰下灾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道化如劉寬絕無法持之意三代後鮮哉牧體百世師也

蒲鞭示辱要在發民有耻之心不論作用之張弛何如也長民者得此意可以興化矣

唐

韓愈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德宗時爲山陽令有愛

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累遷刑部侍郎憲
宗迎佛骨愈表諫貶潮州刺史初至問民疾苦皆
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
自往視爲文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
祝之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鱷魚
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患始潮人未知學愈命
進士趙德爲之師文風遂振愈去共立廟祀之○
徙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
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

與約禁其爲隸○長慶中遷愈爲京兆尹六軍不
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退之作原道論不及格致儒者病之噫言格物
者物必本格也馴鱷魚暴格耶否耶是以君子
之學存誠動物乃爲實際空言者雖詳無補矣

元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質厚少緣飾舉進士調南
和尉有惠政黜陟使以聞擢補龍武軍錄事家苦
貧乃求爲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

待以客禮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
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爲累乎德秀曰許之
矣不可負約卽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
虎還舉縣嗟歎○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
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勝
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
象瓊瑤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薦于
薦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
謂宰相曰河內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

名所得俸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筭餘一縑
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墻垣扃鑰
家無僕妾饑日或不爨陶然彈琴以自娛善文辭
作蹇士賦以自况房瑄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
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
幸生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三載卒
家惟枕履簞瓢而已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
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
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者

大夫無之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累肉之徒耳謚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魯山一刺史耳清標逸節使見者頓消塵慮或自慶得同生其時何感人若是深哉唯不爲名利所繫縛也其他行卓絕者甚衆以弗關吏治故弗載千載而下仰之若孤鳳云

魯山之志操條然塵外世之居民上而厚于奉身者讀先生之傳可以赧然愧惕然省默默漸除矣

陽城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由國子司業出爲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齏置甌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賦稅不時觀察使數加誚責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恠城不迎以問吏

吏曰刺史以爲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
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不敢
歸仆門闔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府復遣官
來按舉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逃去

余讀韓氏書稱陽子未仕薰其德而良者甚衆
及爲諫議不色喜若在草野灑然異之其蟬蛻
世味中者耶刺道州不進侏儒蓋亦強毅不阿
士也拙於催科至自囚於獄近迂矣乃懇惻處
足諒焉貞元之末稅及間架無亦時激之歎迹

其委身殉民等名位若苴梗雖謂有道之士可矣

宋

周惇頤

周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縣人慶曆辛巳年廿五
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惇頤至一訊
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叅軍
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
無敢與相可否惇頤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
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

吾不爲也達悟囚得不死○遷知洪州南昌縣南
昌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
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獨以抵罪爲憂實以
行汙善政爲耻也其爲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
至今思之嘗得疾更一日夜始甦潘興嗣視其家
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附念菴先生謁
先生祠詩云病
中一敝篋身後幾升堂爲語爭
名者謀生孰短長語警策可省○通判虔州前在
合陽或譖之趙抃抃臨之甚威惇頥處之超然清
獻疑終不釋至是抃來爲守孰試惇頥所爲執其

手歎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薦之於朝
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
惇頥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崕絕島人跡
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
得罪者自以爲不冤○時虞部郎中杜諮知端州
禁百姓采石獨知州古斷人號爲杜萬石先生惡
其奪民之利因爲起請凡任於州者買硯毋得過
二枚遂著爲令云○惇頥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
自砥礪其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妻子饗粥

不給曠然不以爲意也廬山之麓有溪焉築書堂於其上名之曰濂溪因語其友潘延之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後分司南京力不能返故鄉愛廬阜之勝遂于書堂而定居焉

世謂儒者爲迂不適用於用茂叔精密嚴恕雖疑獄一訊立辯果迂乎哉其置手板委告身所至洗冤澤物不憚荒瘴類皆自無欲中出也彼中

多物役而欲有爲於天下嗚呼難矣

夫士人居官履順安常從容應之易能也乃若際難處之事與地與人鮮有不動意者中無本而累於物也周程二先生當威嚴繁密之際超然綽然荒崖絕島緩視徐按監稅怙力談笑處之此何以哉擴然無所累隨處皆光霽也噫時時識得此意豈有躁動失宜者哉

竊疑之賢不肖之不相能無怪也周趙皆賢者閱道之心茂叔於眉睫間鏡矣諧茂叔者受焉

何歟噫焚香奏帝其嚴乎顧其心猶未能自信也自信之未能而信人之心實難若茂叔尤渾渾難測矣雖然始疑終信非兩賢相感而能之乎

程顥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嘉祐初調京兆鄠縣主簿時年廿六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祭地中藏錢兄之子誦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顥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

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錢皆爾父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縣者畏其神莫敢禁顥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之曰光現必先白我我當取其首視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諸縣倉卒興役皆狼狽失措惟顥所部飲食芟

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鄆人無死者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顥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嘗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初至鄆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顥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

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其勢窮必殺人言未訖顥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睨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移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顥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稅遂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會令罷攝邑事牒訟日不減三

二百數顥處之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俗種稻
賴陂塘以溉盛夏塘潰計非千夫不能塞故事當
言之府稟之監司然後計功調役顥曰比如是苗
稿矣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穰
○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
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顥察其由蓋
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
於饑已數日矣顥曰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
食自是生全者大半○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

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奏一龍飛空
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顥捕而脯之使人不惑
○始至邑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
使勿爲及罷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
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言而令行大率如此
○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
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
甚多何不使日本草詎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
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移澤州晉城令

有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
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出懷中書所記爲驗曰某
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顯詰張是時纔四十安
得有翁稱叟駭謝○民以事至庭下者必告之以
孝弟忠信及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
難相恤而奴僞無所容凡孤窮殘廢者責之親戚
鄉黨使無失所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
之語兒童所讀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
俗始甚野顯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

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人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
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
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扣門稱有殺
人者顯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
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嘗疑此人惡
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路財賦不充官有科買則
物價騰踴歲爲民患顯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
價而出之富室不失息而鄉民所費比舊不過十
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顯

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太省民力
用紆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
使者至則告之以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使者諒
其誠亦不問○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
鄉鄰遂爲仇讐顯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
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常以農隙講武事
應文具數而已顯至晉城民遂爲精兵○民俗尚
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顯教諭禁止○晉民
朴陋不知學幾百年無登科者顯擇其秀異爲置

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勵誘進學者風靡日
盛熙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暴桀子弟有耻不
犯迄顯去三年間編戶數萬衆罪入極典者纔一
人然鄉間猶以不遵教令爲深耻云後劉立之官
晉城拒顯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
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也○熙寧中以監察
御史裏行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
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顯嘗任臺
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旣而顯事之甚

恭雖莞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辨遂無
不從者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
清卒法不他役時中貴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
笈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顥拒以法昉
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衆不勝役漬
而歸城吏以報一府相視畏昉不敢納顥曰此逃
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
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
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顥言甘而氣懾旣

而揚言於衆曰漕卒之漬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
於上同列以告顥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
敢言會曹村埽決時顥方護小吳埽相去百里州
帥劉公渙以急告顥夜馳至州謂渙曰曹村決京
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
付乃徑走埽下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
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
衆皆感激自效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
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

夜不息忽有大木自中流而下顥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果橫水口遂合衆以爲至誠所致云○奉詔諭時政還朝差知扶溝縣事扶溝素多盜雖樂歲不減十餘發顥在官無強盜者幾二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顥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患有犯小盜者

顥謂曰汝能改行乎溥汝罪盜叩首顥自親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且之遂自縊○會大旱麥苗且枯顥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之○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水災民饑顥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鄰邑令遽自陳穀且登可無貸使至謂顥曰盍亦自陳顥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濟饑者司農視貸藉所賦不等亦怒檄縣杖主吏顥言濟饑

當以口不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
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諸邑
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其意主吏以請顥曰吾邑貧
安能效他邑且取于民法所禁令有故青帳可用
之顥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畿邑苦
稅重歲常以赦獲蠲免然良民率輸以時而逋負
獲除者皆頑民顥與之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
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遠
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顥力陳不

可畿邑賴以皆免○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
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詔改稅作租聽
賣易如私田民乃服顥以爲不可官至謂顥曰民
願服而君不許何也顥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
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言使者
當以仁厚爲心不可便已以害人其人感動謝曰
寧受責不敢違公命遂去之他邑○扶溝地卑歲
有水旱顥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顥
去官顥日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

爲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顥嘗曰爲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間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爲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顥達於從政以仁愛爲本作縣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顥每日有媿於此臨民用刑亦嚴亦威然至

誠感人而人化之文法簿書皆精密詳練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顥處之綽然時監司方務嚴急待顥率皆寬厚建利除害所欲必得前在晉城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罷扶溝邑事邑人詣府及司農丐留者以千數顥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劉立之嘗問顥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韓持國患在下者多欺顥曰欺有三爲利而欺者固可罪畏罪而欺者在

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邢恕稱穎曰先生所爲
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
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余讀循吏傳其中往往有異績符道妙者私歎
無能爲役及觀伯淳所歷政跡蓋津津然不能
一言贊也仁人哉仁人哉跡所規畫注措要非
人所不能爲者第其嘿自運用物應民孚則在
一念肫切處耳先生之言曰學者須先識仁仁
者渾然與物同體蓋其允蹈語也所至百廢具
舉無纖隙滲漏卽漢唐所稱嚴明吏不逮焉得
其一萬事畢先生之謂矣

書曰德唯善政政在養民王道之始也伯淳之
均田稅第產籍非乎其思精而法便則三代遺
矩也扶溝經畫定數年計蓋默寓井田意而人
莫之測矣後張朱二君子惓惓正經界而人輒
迂之噫發大議機則弗藏欲人不我迂也得哉
世謂憲體牧體異然也然伯子爲御史則曰只
是格君心其令晉城扶溝則惟教化溝洫爲急

絕無掇拾臣下小過塞責之意而職自舉亦無
禁戢暴民之威而民自有耻不犯孰非仁體之
孳上下乎

爲司牧者卽無論統治廣隘遠近而人之淑慝
戶之盈羸咸欲知之審者豈以炫能必如是然
後賦役均而旌別當種種注措允愜輿情否則
偏蔽叢生不得其平者多矣善程伯子之爲宰
也夜聞有殺人者卽知爲某村某非其精神不
懈日運於一邑之間疇能爾使守與今皆若人
又何下情之壅闕哉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人乾興初監泰州西溪鹽倉
泰州海堰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疇仲淹言
于發運副使張綸請修復之綸遂奏以仲淹知興
化縣總其役難者謂濤患不息則積淹必爲災綸
曰濤之患十九而淹之患十一獲多亡少豈不可
乎役遂興會大雨雪驚濤洶湧役夫散走旋寧而
死者百餘人衆謹言曰堰不可成復詔轉運使胡

令儀同仲淹度其可否令儀力主仲淹議築捍海堤於通泰海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堰成民享其利興化之民徃徃以范爲姓○景祐初以諫廢郭后忤宰相呂夷簡出守睦州尋徙蘇州蘇爲仲淹鄉郡地濱震澤田多水患募遊手䟽五河導積水入海○奏請立郡學先是仲淹卜居南園地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仲淹曰卽吾家有之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於茲遂卽地建學○進除吏部員外郎知開封府仲淹決事如神京邑肅然稱

治都下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擢陝西經畧安撫副使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賊衆寡而出戰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乃分州兵爲六將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不敢犯旣而諸路皆取法焉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指雍也仲淹務持重不念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

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屬羌歸業者數萬戶○
徙知慶州初趙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環慶酋長
六百人約與賊爲鄉導後雖首露猶懷去就仲淹
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
約明賞罰諸羌受命悅服始爲漢用仲淹所得賜
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
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者召入臥內屏人撤
衛與語不疑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曾元昊
稱臣仲淹引疾求解邊任○改知鄧州鄧人賈黯

以狀元及第歸鄉謁仲淹願受教仲淹曰君不憂
不顯唯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黯每語人曰吾得
於范公者平生用之不盡作岳陽樓記中有曰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蓋其素積也守
鄧三年徙知杭州時孫甫爲兩浙轉運使仲淹以
大臣或便宜行事甫曰范公貴人也吾屈於此不
得不伸於彼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
仲淹遇之無倦色甫遇仲淹不少下退而未嘗不
稱其賢也吳中大饑殍殣枕路仲淹發粟募民存

餉爲術甚備吳民喜競渡好爲佛事乃縱民競渡
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召
諸寺主首諭以饑歲工賤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
工作鼎興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
州不恤荒政公私興造傷耗民力仲淹乃自條敘
所以宴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惠貧者貿易飲
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毋慮數萬人
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
流徙○進戶部侍郎知青州會河朔艱食青之賦

輿置博州納場青民苦之仲淹戒民納價每斗三
鏹給鈔與之以書與博守遣官輓金詣博坐倉以
倍價招之賫巨榜數道介其境則張之且戒曰郡
不假廩寄僧舍可也至則貿者山積不五日遂足
而博斛亦衍斛金尚餘數千緡按等差給還之青
民因立像祠焉上書言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
方伯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與陛下共
理天下者唯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擇選一
切以例除之其間縱有循吏百無一二使天下賦

稅不均獄訟不平水旱不救盜賊不除民無告訴
必生愁怨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若守脩政舉
則天下自無事矣仲淹爲政忠厚所至有恩其卒
也羌酋數百爲舉哀佛寺哭之如父三日而去
論希文者類高其勲業不以儒學名余謂希文
見處難忖已先憂後樂真仁人之言哉其政多
改弦不徇時議史稱其所至有恩卽此可稽實
際矣凡牧民者皆軫念痼瘼如希文元元何至
多虞哉

昔人謂救荒無竒策希文縱競渡興土木蓋人
所駭且疑者亦竒矣哉拘儒按成說好議人長
短必曰是詭行不可訓噫必擇其可以訓者民
殍矣廼希文一念懇切處固不求人知也獵較
猶可况利民之事彼憚浮議泥常格而救民不
力者獨何心歟

夫寄職郡邑懸萬夫之命未易稱也廼士人由
清要階論外者率多怏怏含責屈意甚者卑吏
吏蔑監司計日而望遷也今范公之待孫甫何

如哉第公以便宜行事而甫悉繩以法則志之
不得伸亦多矣嗟嗟以宰執出守大藩遇轉運
之相制無倦色古人誠不可及哉

陳襄

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爲
友倡道海濱人謂之四先生仁宗朝舉進士主建
之蒲城簿會邑令闕獨當縣事邑多世族前後令
罕能制蔽蒙請託習以爲常襄夜寐夙興務究其
敝訟之難聽積久者窮極本源剖決無留每聽訟

必數人環列於前未謂者無所發由是邑人知不
可干老奸宿猾縮首喪氣○遷仙居令地僻隱民
不知教襄於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篇使門人
讀於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卽去爾有子弟亟遣就
學者老翁然從之每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邑
人自是有所矜式有興建必爲民利皆樂助焉及
去民攀車遮留不忍去○徙知河陽縣始教民種
稻富弼爲郡一見卽禮遇之襄留意教化進子弟
于學或讒之於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疑焉

人勸毀學舍以塞謗不聽久之弼以語襄襄曰自
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公苟有感志何名知已
益講說不少懈弼由是愈竒之○知常州郡庠下
窄不足以容師生襄為拓之其規模遂為諸郡庠
序之冠襄晨入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
是毘陵學者盛於二浙常州運渠橫過震澤積水
不得入江為蘇常數邑民田室襄以渠之丈尺對
民田之步畝分授以浚深廣有制不月而成遂削
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乃北流民害除旱且有漑

歲多豐穰治平初召還將行委官閱公帑得雜收
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償情可矜而
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襄淡於宴樂故有餘足以

周物云

主浦城簿時民有夫物者賊曹捕偷兒至數輩相撐柱襄語之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污扣之乃為盜者蓋畏鐘有聲故不敢觸遂服罪

述古為政首崇教化不以讒言沮而且使無惑
於鄭公蓋自信於心而亦能使人信者矣考其
素嘗與陳烈輩倡道海濱固積養士也聽斷措

置之善特其餘耳

張載

張載字子厚鳳翔郿縣人嘉祐初爲丹州雲岩縣令其政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儀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間里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卽已否則罪其受命者

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教郡學載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亦多有從之者○呂晦叔薦載於朝召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爲對嘗謂仁政必自經界始欲買田一方畫爲數井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末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歲歉家人惡米不鑿將春之先生亟止之曰饑殍滿野雖蔬食且自



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
子厚作訂頑備言仁體先儒謂秦漢無有見及
者其令雲岩惟敦本善俗是先而制復周悉理
一分殊之旨鑿鑿乎皆可績語也顧其轉移運
用類嚴切者視伯淳猶覺費力焉其以苦心力
索中來耶

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
者行部過之不問職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

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顯
道嘗言爲政要得厲威嚴使事齊整甚易但失於
不寬便不是人作處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
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侮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
權常在手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後除書
局官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
命在

上蔡以覺言仁說者或訾其未該今考其政能
令吏卒如偶人狀其精神貫攝可想矣彼真識

仁者歟

馬伸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崇寧初禁元祐學伸時爲西京法曹因張繹求見程頤頤以時論方異恐貽累伸贊凡十反伸曰使伸得聞道死何憾况未必死乎頤歎其有志進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受中庸以歸○初受成都郫縣丞至任未幾會納冬米成都浩穰守以委伸伸辭以多弊不可爲守問其故伸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人封抄拒之速

禍守曰君旣知其弊尚何辭伸至場中則諸邑人紛然矣豐飲食玩好飾美女凡可以蠱誘者計百出前此主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莫敢誰何伸盡逐之嚴察吏不容纖介負米至者畧無留滯時提舉常平孫俟按部至成都境上早行見負擔者假寐道傍以待怪問之俱應曰今年好受納官某等至無邀阻故爭先詰其主名曰馬縣丞也孫歎息不已抵郡呼吏書牒薦之卽日改秩伸常以此語人曰人之利鈍自有時但行直道無

用求於人也。○遷奉符丞攝令事方歲歉而朝廷行茶引伸拒之曰民方救死不贍豈可重困之太守怒曰朝命安可抗伸曰伸爲令誠不忍見民轉溝壑守曰先須効爾事乃可行民間伸被効爭赴愬諸司或徑達臺省事遂解。○伸勇於爲義而韞藉深厚蒞官時晨昏必整衣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每日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故在廣陵行篋僅一擔圖書半之

時中直躬而行不怠溝壑蓋矯矯勁節士也申委已愛民意亦自懇篤薰陶之力歟第其拒茶引觸守怒似稍激者鮮于之三難儒者其猶病諸

夫丞簿倅貳要津所蔑視也任此者輒碌碌如輟駒不自振乃有宋大儒則多爲之矣周程百世師其筮仕亦滯外僚卽簿倅時見宰天下之規模焉時中蓋一丞耳署劇邑且時艱不可爲而刻蠹拯危豁如也當其時獨無梗之者耶嗚

呼士先志志在行道古之人固不差小官矣

朱熹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紹興中主泉州同安簿蒞政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職兼學事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訪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究脩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孝宗卽位除知南康軍歲旱講求荒政多所全活痛懲奸豪之侵擾細民者訪白鹿書院遺址奏復其舊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

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反會陸九淵訪熹熹請爲諸生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聽者至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遂刻之石○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卽日單車就道先是熹所居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熹常帥鄉人置義倉以賑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奏行之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與僚屬鈎訪民

隱至廢寢食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每出
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贖以行秋毫不及州
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所屬官吏憚其風采
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自有引去者尤以
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置悉如南康而用
心尤苦熹猶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
道饑民自劾有短熹者謂其踈於爲政上謂王淮
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復奏請盡出內庫之錢
以爲收糴之本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監司守令

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知台州唐仲友
者時相王淮之姻家也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
至台訟仲友者紛然熹按得其奸贓僞造楮幣等
事實奏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乃下紹興府鞠
之獄具情得因奪其新命授熹熹以爲是蹊田而
奪之牛辭不拜陳賈首論其僞學詔以熹主管台
州崇道觀後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
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
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

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菴舍以居喜柔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丈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劉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差知潭州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勅令嚴武備戢奸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嘗答范伯崇有云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

不待多說然微細處亦當照管不可忽畧因循怠惰自治旣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史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暇日勿廢溫習少飲酒擇交游

元晦學集諸儒之成無贅論已迹其吏治炳炳乎皆行其所學者浙東荒政仁及鄙屋矣義倉有制白鹿有規皆百世師也世多以鷺湖之辨有異同而子靜義利章則登石馬去短集長固

元晦無我之心歟。劾仲友章至十上見仁人之能惡人而潭州之降洞獠亦信乎蠻貊之一驗也。顧其風裁凜凜稍不似伯淳之渾然者豈道則同而作用亦微有別耶。

提舉浙東皇皇鈞民隱單車屏徒從深歷窮谷亦苦心甚矣噫同室有鬪被髮拯之宜爾也彼悠悠清談者能乎顧予不能無愧也已。

奉公畏義之人每事兢惕顧得夫諸念不能無累已高明者識體要易簡宏博踈脫處或不免焉。豈盡善歟。觀元晦答范伯崇書死然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之心法也。蒞政者宜深省云。

張栻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之子也。生有異質師胡宏得其論仁親切之旨。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淳熙中除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五。遼窳荒殘故多盜賊徼外蠻夷俗尚雙言殺間入塞侵掠而州兵皆脆弱慵惰豈管斗入羣蠻中。最爲重地。戍兵不能千人。獨恃左右江洞丁十餘萬爲藩蔽。栻

知其弊至則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
健者爲効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之法諭溪洞酋
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
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棧究其利
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改
知江陵府湖北尤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良民
棧入境首効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姦民之舍賊
者斬之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
瀕北邊分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帥守所將獨

神勁親兵及義勇兵比年亦廢簡閱不足恃棧以
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每案
親兵必令與大軍襍試以相激厲均犒賞修義勇
法使從縣道階級喻以農隙習武事候不時案驗
加賞罰士咸感奮並准奸民出塞爲盜者法皆處
死異時官吏多蔽匿弗治棧捕得數人有北方亡
奴亦在盜中棧曰朝廷未能正名討賊無使疆場
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二奴歸
之非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

賞庸招流民而奪其見戶熟田與之棊劾大辨詐
諛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
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棊以不得其職求去

嘗誦東山詩見周公推正大之情及其家室歎
曰諒哉德厚者當如此矣敬夫歷衝邑屬兵燹
餘撫戢士伍無玩非遂養其能爾耶及考先生
之學又以高明簡徑稱者而諸所裁畫曲中機
宜其用心亦既密矣第風裁猶穎見然者所乘
之時哉假養盛仁熟又當不亢於時未可知耳

張洽

張洽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從朱熹學嘗取管子
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語以爲窮理之要嘉定初
行社倉法洽請於縣貸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
六年而歸其本於官鄉人利之○授松滋尉湖右
經界不正弊日甚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洽令
民自實其土地疆界產業之數投於櫃內籌覈而
次第之吏奸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叅軍有盜黠
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於

官祗爲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無狀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於庭示以傷痕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郡守以倉廩虛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鞠之洽廉之爲都吏所賣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嘗于於倉不獲故以此中之洽度守銳未可嬰姑繫之而密令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胥吏也今校數

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由是觀之胥吏妄矣守悟爲罷都吏而免所籍之家○通判池州獄有張德修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鞠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於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致旱伸冤得雨方冊可攷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修事乎甫爲閱疑狀於獄聽修遂從徒罪復白郡請蠲征税寬催科以召和氣守爲寬稅三日果大雨時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長洽曰嘻是先師之迹也其可辭

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究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乾沒於豪右者復之學興卽謝病去○洽自少用加於敬以主一名齋平居不異常人遇義則勇不可奪居間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顰蹙不樂及聞一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顏色

夫谷之傳聲此動彼應氣潛入也元德息兄弟之爭黠盜自服精神感人勝於威刑多矣都吏一言怒郡守幾傾二十餘家長民者可偏

聽耶浸潤之譖不行焉信哉明且遠也公能生明其在無欲乎若元德不嬰守銳徐計倉廩以釋之善乎率此法可以和上下矣

廖德明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少好釋氏及得龜山楊時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熹登乾道中進士知莆田縣民有奉淫祠者罪之沉像於江會有顯者欲取邑城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白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慙服

○累官知潯州有聲諸司交薦之德明日今老矣
况以道徇人乎固辭不受○選廣東提舉刑獄有
鄉人爲主簿德明白其能而薦之會德明行縣簿
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
曰二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追還薦章其公嚴
類此時盜陷桂楊迫韶人懼德明燕笑自如遣將
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
明審賞罰宣布威信韶蕪然如平時○徙知廣州
遷吏部左遷郎官奉祠德明初爲潯州教授爲學
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栢於學潯士愛敬
之如甘棠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
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

盜陷桂陽韶人皆懼子晦燕笑自如蓋鎮之以
靜也旣而遣將督戰盜遁晏然儒者之動靜爲
時倚重如此豈其學已有得故應處自能中機
歟

直道而行似矣率性乎任情乎周子曰動直則
公而孔子則曰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夫爲政

者固多委曲以濟事也靜虛動直則曲而中矣
率性之謂歟若乃強直自遂者身卽無玷於民
情亦有矛盾否耶子晦公嚴夙著然濤士愛之
若甘棠此必善用其直者矣

真德秀



真德秀字希元浦城人初仕判南劍州嘉定中累
進禮部郎時相史彌遠方以爵祿糜天下士德秀
慨然謂劉燭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
不肯爲官者○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

德太平爲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
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以便宜發廩百姓數千
人送至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
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先是都司薛拯每誦德
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旱傷
本輕監司好名賑贍太過使人劾德秀所任官吏
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乃悟遷知泉州番
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
至三十六艘輸租令民自槩聽訟惟揭示姓名人

自請州泉多大家為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

焚其券不敢爭改知潭州首以四事勵僚屬律已

撫民以仁存心仍為民去十害斷獄不公聽訟不

以公蒞事以勤用刑汎濫追呼招引告誥重疊推審淹延因繫慘酷

稅科罰取財縱吏下鄉低價買物民艱食極力賑

贍月試諸軍射損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理宗時

起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姓老人亦扶杖而出

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

入境首禁預借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

可為或咎寬恤大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

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有勸嗇養精神者德秀曰

郡敝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耳海寇縱

橫次第擒殄暇日延聘耆儒躬臨講習以教郡之

秀士守長沙嘗集十二邑宰於湘江議事以詩勗

之曰從來守令與斯民本是同飽一體親既以脂

膏供汝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

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

春長沙人為立生祠前守泉州有僉判方阜鳴謂

滅門刺史破家縣令此衰世事非好人言語在古人唯曰豈弟君子民

之父母而已德秀擊節歎賞阜鳴亦循吏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嗇之謂早服蓋衛生之經也其流也遂爲楊氏爲我之學嘗念之吾人精神自有所寄長人者直見一體意孜孜矻矻精神自溢有息焉一覺卽振矣異教家專事內養念動則神亦搖何裨哉希元聽斷不倦知嗇養之道矣彼逐境生情精神漫無歸宿者尤當別論云

湘亭一宴春意油然卽此可見仁體識得則孔門絃歌虞庭都俞別無風度

魏了翁

魏了翁字華大蒲江人幼英悟絕出從輔廣李堦遊知義理之學開禧中差知漢州漢號爲繁劇了翁以化民善俗爲治首蠲積逋二十餘萬嚴戶婚交訐之禁復爲文諭以厚倫止訟民敬奉條教不敢犯改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聞了翁至爭試以事乃尊禮耆耇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官親爲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諸利弊興革殆盡士論大服風俗一變○遷轉運判官戢吏姦

詢民瘼舉刺不避權右風采肅然○遷寧闕守了翁行郡事卽具奏乞修城郭備不虞延議靳其費了翁增埤浚隍如待敵至者後一年潰卒攻掠郡縣知其有備不敢逞人始服了翁先見○理宗卽位史彌遠惡了翁不附已會有詆其欺世盜名者謫居靖州築鶴山書院以待來學者民有爭訟惟閉戶自咎蠻夷化之爲立祠○起擢潼州路安撫使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圉二千里而武備日弛城郭頽塌了翁乃葺樓櫓增置器械申嚴軍伍之

律興學校初復社舍義塚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舉○後知福州疾且革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同答曰吾平生處已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感類父之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

華父處已澹然不見可欲獨於民風士習則孜孜釐正不少懈其中必有大可欲者彼齷齪飲世味者知耶

易曰積豕之牙吉言革民者在握其機也華父尊老興賢而眉俗自變蓋從根源上轉移者彼

不善教治者與惡爲仇與爭爲敵革面有矣革
心誰歟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淳熙中差知荆門軍有縣
丞問何時赴任九淵曰朝廷命速之任單騎卽行
丞因言及虜人有南牧意九淵遽云如此則荆門
乃次邊之地某當寧家若單騎却是有所畏忌也
吏以故例白內諸旬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接
賓受詞分田九淵曰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每

日同官與事衆有所見皆得辯爭利害於前九淵
唯默聽候是非既明乃從容替歎以養其徇公之
意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義理接受無早暮下情盡
達無壅故郡內官吏貪廉民俗習尚忠良材賦與
猾吏暴強九淵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
逮皆特遣人九淵唯令訴者自執狀以追爲立限
皆如期而至輕罪則曉令解釋其有涉人倫者多
使領元詞自毀之以厚其俗唯怙終不可誨化乃
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反覆久之兩造有不持狀

唯對辯求決嘗夜與僚屬坐吏白有老者訴其急
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羣卒
所殺九淵判翌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知不
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益服其明有訴
遭竊脫而不知其人九淵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
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宥其罪使自新因
語吏曰某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
掠者卽其人也乃知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爲神初
保伍之制州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覈盜賊得匿藏

九淵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劫僧廬者鄰伍捕獲
不逸一人郡盜屏息荆門素無城九淵以郡在江
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傭
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趣竭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
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工畢又
郡學貢院客館官舍衆役並興初俗習惰人以執
役爲耻吏惟好衣閑觀至是督役官吏布衣雜役
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事威荆門兩縣置壘歲困
送迎藏庫空竭調度倚辨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

小吏伺商人于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牧無幾而門吏取賄多藏覆商苦重費大半由僻途務入日縮九淵罷去之或曰門譏所以防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不至務有九淵曰是非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有一巨商已遵僻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捕之九淵訊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自是歲收增倍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荆俗上元設齋醮郡守以下環坐而聽其說曰爲民祈福九

淵爲吏民講洪範欽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聽者感動至泣下湖北諸郡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九淵病之乃信捕獲之賞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庸直不使饑寒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絕少九淵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令得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與趙子直書有曰益國裕

民之心在吾人固非所乏之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
數目之間此奸貪竊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踈
者世儒耻及簿書獨不念伯禹作真成賦周公制
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實孟子言王政
亦先制民產正經界皆可耻乎九淵家居時鄉人
苦旱羣禱莫應請九淵除壇山巔大雨隨至荆門
亦旱九淵每有祈必踈雨隨車郡民異之治化孚
洽踰年管筆不施至於無訟

世疑金谿之學入於禪附和者弗察也荆門治

績炳炳矣盤錯之衝亦游焉民情事變纖悉調
練振古循吏莫過矣禪學果若是耶吾尤愛其
同官稟事默聽是非庶幾執兩端用民中者以
洪範代上元醮迎機轉動神哉噫管庫三年學
大進固先生自道者即此可以息羣疑矣

趙廣漢治潁川鉤鉅發摘如神也儒者曰鷹鷂
哉不若鸞鳳而好察者羨之子靜辨老者訴預
知境中姦伏神乎非鉤鉅得也水靜則明燭鬚
眉亦以接受無壅得下情焉嗟嗟末世偽慝日

滋親民者且遼絕矣猶不明而任察彼將爲鷹
鷂耶

先生嘗言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
時血脈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是箇
閑閑散散不理會事的人不陷事中此可以爲
當官應事者之法然可襲取哉

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乾道中主富陽簿簿於邑號
閑冷簡誠以接物衆畏信之相戒奉約束惟謹走

吏持片紙入市可質數千初富陽民不知學簡至
兩月無一士來見恠問之左右對曰是邑多商人
肥家不利爲士簡惻然即日詣白宰破食補生徒
日詣學講習文風遂振爲紹興府司理行徃必躬
臨端嘿以聽使自吐露猾吏僅行文案莫敢舞越
府吏觸怒帥送獄勘之簡白無罪令勘平日簡曰
吏過詎能免今日實無罪必摘往事置之法某不
敢奉命帥大怒簡歎曰是尚可爲乎歸恥告身納
之爭愈力知不可屈遂已每謂白事上官必從陳

述有不合卽退思思之而審堅守無所撓或大碍
不見聽則決去而已○差瀾西撫幹畿甸災白丹
宜戒不虞遂委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出諸葛武侯
正兵法調習之軍政大修衆大和悅○改知樂平
縣學宮逼陋簡撤新之首登講席邑之大夫士咸
會誨之曰國家設學校欲教養直賢使進於科目
非具文而已然士之應科目處學校往往謂取經
義詩賦論策耳善爲是雖士行掃盡無事於高科
也何以維持此心大失國家教養之意又言良心

人人自有而顧爲庸庸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
薰灼其切惜之其言坦易明白聽者人人可曉有
泣下者楊石二少年嚚健虛喝官府異時長吏利
爲鷹犬挾借聲焰莫可誰何簡灼見姦狀寘獄中
因諭利害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爲耻夜
無盜警路不拾遺召爲國子博士二人率衆相隨
出境外呼曰楊父泣拜戀戀不忍離○出知温州
首移文能妓籍訪賢者禮致之示標表崇孝養明
宗族相恤之令首行鄉約效周官書敬敏任恤之

類書善不書惡詞訴類局於日分難遽達簡架大
鑼戟門外令訴者自鳴鳴卽引問立剖決毋受詞
採訪縣官賢否言人人同乃行黜陟有私憾者五
百爲羣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寨兵捕
之巡尉僂挑易事不白郡先生驚曰是可輕動乎
賊徒五百合家族何趨二千石拒捕相殺傷變在
頃刻耳萬一召亂貽朝廷憂且兵之節制在郡將
違節度是不嚴天子命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
劊手兩行夾立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爲致悔

罪意良乂得釋因奏罷分司○或訟售產寓官負
其直簡曰是名流且尊顯何得爾對曰今聽訴行
也文何以爲旣而同訴者十八人卽命吏籌計官
帑人給之袖衆詞卽其家語曰某知公必無是是
在幹者寓官爲動不得已吐實簡曰幸出幹者屬
吏寓官靳之竟追斷償所負勢家第宅障官河卽
日撤之城中謹誦名楊公河簡在郡廉檢自將奉
養菲薄當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
無分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事之有冒同姓

登科者既數年矣忽大感悟詣簡繳納告身一名
卿治第甚華中有堂尤偉麗簡往謁特延之別館
猶愧發顏間簡去十餘歲邦人去思未艾謂當時
真有三代遺風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
邊吏臨淮水射之簡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
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
顧靳斗升粟而迎殺之靳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
帝綏四方之道哉

詆敬仲學者謂太高無實如捕風不可爲據諒
乎胡吏治之卓犖也所過欣欣發物民淳士奮
浸淫乎三代遺風矣果無實耶臨淮之射感然
瘵痾且曰薄海內外皆吾赤子家六合之量歟
噫扇訟一剖頓悟此心之無所不通敬仲固非
一隅才也

修天爵以要人爵上賢慨之末世業學者果天
爵耶一釋褐焉芻狗視之患得患失鄙夫已耳
讀敬仲誨士數言而不竦然者無人心者也

劉清之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紹興中旣舉進士欲應博
學宏詞科及見朱熹盡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
理之學授建德縣主簿請於州俾民自實其戶賦
平訟息調萬安縣丞時江右大侵郡檄視旱徒步
阡陌覈實蠲除州議減常平米直清之曰此惠不
過三十里內耳外鄉遠民勢豈能來乃均境內之
地爲八俾有粟者分賑其鄉官爲主之規畫防閑
所全活甚衆發運使史正志按郡至筠俾清之拘
集州縣畸零之賦清之不可後召入對丁內艱服

除通判鄂州鄂俗計利而尚鬼家貧子壯則出贅
而老謹奉大洪山祠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死則火
葬之清之皆諭令止易其俗戒諸邑董常賦緩襍
征謹推收勾銷簿籍不使吏因緣爲姦諸所滲漏
漸爲補置先是郡飾厨傳以事常平刑獄使者月
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時也而以酒食
貨賄爲勤哉事上官惟究心所職無負於民足矣
清之自常祿外悉歸公帑以佐經用至之日兵無
糧官無俸上供送使俱莫備已而郡計漸裕嘗作

諭民書一編首言長天積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
皆有勸教詞意簡直易從邦人家有其書訟庭日
清每因月講復具酒肴以燕諸生相與輸情論學
設爲疑問以觀其所嚮徐示先後本末之序來者
日衆則增舍居之爲閱武場凡禁軍隱避者悉按
軍籍俾詣訓閱作朱陵道院祠先賢及死節者因
集雅儒吉士日與籌論參佐謀議亦在焉部使者
以清之不能頌已惡之貽書所厚臺臣誣以勞民
用財論罷主官雲雲觀婦築槐陰精舍以處來學

者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疾不廢講
論語及天下孜孜歎息若任其責者病且革周必
大來視疾謂日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無
慮可澄遂卒清之嘗序范仲淹義莊規矩勸大家
族衆者隨力行之本之家法參取先儒禮書定爲
祭禮行之高安李好古與族人以財爲訟見清之
豫章清之爲說訟家人二卦好古惕然遽舍所訟
市程氏易以歸卒爲善士

昔賢有問何思何慮者程子病發之太早子澄

謂無慮可澄實際耶則吏治又其餘也事變人情倏忽千狀詳計預防思慮可無哉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慮而無慮矣

嘗試心體澄虛時民情種種隱動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其此歟終日營營者則否

賑荒不如備荒備荒不如重農重農之道廣矣在守宰加之意耳

黃榦

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幼見劉清之奇之曰子

遠器時學非所處也命受業朱熹志堅思苦喜以子妻之寧宗初授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民賴之○改知新塗縣吏民習知臨川政不令而自行後通判安豐軍淮西帥檄榦鞫和州獄故以疑未決榦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井胡得欺我囚驚服果於廢井得尸○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矣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於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分十二料

先自築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榦日以五鼓坐于堂濠岩官人聽命以日成筭授之城成會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蹈於水生汝者黃父也

以夢決獄涉於靈異思之不得鬼神通之驗矣分料計工先自築繼以委人奸饕者難乎蠶食

矣儒者之政其近民如此

守令欽範卷之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三



守令懿範卷之二

吳郡守末年蔡國熙裁定

仁和令新建張 譽

錢塘令長洲闕成章

進賢江 和全刻

循牧

周

公孫僑

公孫僑字子產鄭公子子國之子也博物多聞有遠識代子皮為政立學校定章服正溝洫伍井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人之忠信者與之其恭修者斃之三年民誦之
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
而死誰其嗣之孔子稱之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
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
也義○司馬遷曰子產爲政一年豎子不戲狎斑
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
夜關道不入遺四年田噐不歸桃李垂於街者莫
之敢援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
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棄我死乎

民將安歸

子謂子產惠人也殖田疇教子弟是已蓋三年
而誦聲作當其始猶不免褚伍之謹使中無定
畫毀譽奪之能成其惠哉余觀正封恤定章服
等事非煦煦取便目前者乃其愷悌一念自藏
於嚴密中不可掩也久而政治至令士無尺籍
桃李垂街者莫援遺愛深矣然夫子猶曰子產
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此又安所指
哉誠求者自得之

晏嬰

晏嬰字平仲齊世卿弱之子也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責之曰吾以子爲可也使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寡人將加大戮於子晏子對曰以君之威臣敢逃死自今以始請改道以治東阿景公許之三月上月成景公迎而賀之曰善哉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杜請託絕貨賂山澤之利以業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乃罪臣今臣之治東阿也請託行貨賂至公帑之財入於左

右山澤之利歸於權豪饑者多矣而君乃賀臣臣不能復治東阿矣請從此辭景公下席而謝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晏子治東阿善矣其君不見信則去之何必易行以求知哉雖然權以悟主非其本心也一辭而致景公下席之謝有以夫嗟乎烹阿封即墨齊威不可及也始惑左右而終悟保民景公其亞與

公儀休

公儀休魯博士也以高第仕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泄柳問之曰治國之道若何休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利之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愛民之道盡之矣泄柳曰何如曰教之耕歛勿害之也不奪其時勿敗之也刑罰從省勿殺之也賦歛從薄勿奪之也節其力役勿苦之也適其性情勿怒之也善爲國者遇民如父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他日茹蔬而其拔其園葵視其家

織布美去其織婦曰欲使農夫工女何所售其貨乎行之三年魯人甚悅而安之曰國相生我魯有矣故左右請閉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以閉心矣何庸閉門哉已而果無事

拔葵去婦類細行然者其觸事怵心默察而潛杜非真有痼瘼之念者能乎當大故自信閉心可謂獨立不懼者古人所見卓然固如此

董閑安于

董闕安于趙人簡子之才臣也嘗使之治晉陽拊循其民輕其賦歛內修政事外交強隣周思卻慮謀及后人簡子嘗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車吏進問君何爲止簡子曰董安于在後吏曰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子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安于適至簡子謂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對曰此安于之所以爲後也簡子曰宮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以爲後也簡子曰行人燭過年長矣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

所以爲後也安于可謂腹心之臣矣凡君心之所欲爲而有益於國者安于皆代爲之也他日趙氏祀之於廟迄至襄子之世智伯陰結韓魏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謀之曰安適而可張孟談曰晉陽董安于之所拊循也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襄子之晉陽周視之召張孟談曰吾城郭完府庫足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孟談對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爲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籥之勁

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銅少若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卒馮晉陽以滅智伯趙宗危而復安皆安于功也

昔董安于性緩常珮弦以自急夫以從容詳審之性而矯以勇斷宜其慮事精而遠其行果而力也觀其凡有益于國者皆代君爲之每有先事之備諸所施設率爲國家長久計所謂竭智盡忠以事其主董子有焉

史稱晉陽之安尹子保障力也其端則安于實開之二子者深思遠慮默儲不測之備國無難孰發其先計哉古人不貴赫赫功茲可槩也

子奇

子奇齊東阿宰也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旣行矣齊君以其幼也悔而追之曰未到阿及之還之已到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使者曰子奇必能治阿也臣見其所與共載者皆白首者也夫以老者之智而以少者決之其能治阿必矣子奇

至阿鑄庫兵以爲耕器魏聞童子爲宰庫無兵倉
無粟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
敗魏師

子竒未冠治東阿才乎觀其載白首與共事蓋
歛才取諸人者老成識宇也銷兵而破敵豈所
謂制挺撻堅利者哉政貴人和此耳吁子竒信
竒士乃使者揣知於未然亦具朗識也夫

西門豹

西門豹魏人爲鄴令辭於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

樹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樹功成名
有道乎文侯曰有之矣子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
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
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未鰲牛之黃也
似虎此皆似之而非者也豹往到鄴會長老問民
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鄴三老廷掾每歲歛
民錢數百萬以三十萬娶婦與巫祝共分其餘巫
行視人家美女指是當爲河伯婦委聘洗沐盛飾
綺衣治齋河上張帷蔽女其粉飾之如嫁女床席

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上數里而沒其來久矣人言
即不娶婦河必漂溢傷人豹曰他日幸來告我吾
亦往送女至其時豹往會之三老巫祝皆在觀者
空鄴城焉豹呼女視之謂衆曰是女不堪爲河伯
婦也煩大巫入報即使吏卒抱大巫媪投河中有
頃曰巫媪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白之復投三老
河中觀者股栗有頃顧謂廷掾與豪長者曰汝入
趣之皆叩頭請命豹曰河伯何留客之久若等且
歸鄴中大驚自是不敢言娶婦事矣○豹即發民

鑿十二渠引河水灌田民受其利至漢之興十二
渠經絕馳道長吏欲合三渠爲一橋父老言曰此
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置
之

投巫老於河威棱苦竣蓋愚俗久沿不痛懲不
止况媪老數輩殺民女斂民財積罪貫盈矣借
之以雪沉寃而絕來患似無不可者豹之智且
勇盡美矣乎雖然修文告于河神如韓昌黎之
馴驅豫下令以娶巫家如宋叔庠之絕山媪或

止懲一二以警其餘斯又盡善也已至鑿渠引水尤開鄴旁百世利焉太史公乃列於滑稽傳何哉

歲一娶婦費錢三十萬何不以是鑿渠防河患乎使豹不鑿渠後有河患民將曰不娶婦之故也而其害復作矣豹見理行政果不惟除害明而又興利其賢矣哉

西漢

吳公

吳公上蔡人漢時爲河南守聞雒陽人賈誼秀才召置門下甚愛幸文帝初立徵公爲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時稱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云

夫西京良吏尚矣廼吳公爲河南其規緒無可稱述而治平居天下最豈悶悶不近名者耶上臣以人事君公進賈生能知人則安民可推也作史者於誼傳見之有以哉

汲黯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事武帝爲謁者河內失火帝使往視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內見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發河南粟賑之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病歸召拜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留內遷爲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不細苛多病卧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

長孺爲治惟責大指不爲細苛可謂得綜理之要矣不問失火而傷水旱乃矯制發粟亦務大蠲細之驗也病卧閣中而東海大治蓋識體所致豈徒清淨自文者歟

黃霸

黃霸字次公陽夏人少學律令喜爲吏入穀補左馮翊卒吏領郡錢穀察廉爲河南太守丞明察內敏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時俗吏尚嚴酷而霸獨用法寬和爲名○宣帝時由夏侯勝薦擢

揚州刺史復爲潁川大守秩比二千石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霸爲選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鷄豚以贍鰥寡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于民間勸以爲善防奸之意及務耕桑節用種樹養畜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常擇長年廉吏有所司察屬令周密吏出不

敢舍郵亭食於道傍烏攫其肉民有詣府言事者霸與語道此吏還謂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屠毫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霸具爲區處其所木可爲棺某亭猪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皆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

兆尹

夫治貴識體總成者責大指專司者綜細務郡縣之體然也然有機宜焉膠瑟則滯次公當深文之末馴以寬和時乎獨以二千石析及米鹽類瓊瓊老撻道旁之伏又疑於鉤鉅矣豈承廣漢之後俗多構仇非精明不能猝理歟曰在用之何如耳若以炫聰明將流於苛察資以悉民隱杜奸萌則所謂仁術也何過哉爲政者審之治道去太甚者戢言也次公外寬內明諸所畫率過於精密即此誠善自調停矣憤憤者口實茲語甚未必去弊滋焉若矜智喜事者流真藥石也哉

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強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更改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

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問以謹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于是令文學校官皮弁執俎豆爲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數年徙東郡太守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鐘鼓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旂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租賦光明布告其日以期會

爲大事吏民敬畏趣向之又置正伍長相率以孝弟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奸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甚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太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歲餘不行縣掾白宜循行郡中延壽曰縣有賢令長督郵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方春月可一出不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

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旣傷風化重
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愛其耻是日移病不聽
事因入卧傳舍閉閣思過于是訟者宗族傳相責
讓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
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乃起聽事郡中歛然莫不
傳相教厲延壽恩信周遍二十四縣莫復以詞訟
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夫治必先定規模循而行之考厥成焉吾見龔
黃輩政緒率循循若持左契驗則必合此豈漫
然爲者長公好古政多更張始煩終便蓋其中
實具成畫第難與徂安之民慮始也閉閣思過
意尤懇篤躬厚薄責政行化洽其志識亦宏裕
者乃竟以持蕭太傅受戮傷哉

漢稱循吏者非儒術即黃老而申韓參馬趙子
都鉤鉅鉅筭申韓之遺也毋論已汲長孺尚清
淨卧閣而東海治韓長公好古教化條約若煩
而穎川亦治二者操術異而取効均有說乎曰
二子懇懇爲民之念一也用以見殊抑其所乘

然矣夫簡靜而不弛精密而不苛救時者隨所
取焉弗泥其迹可也且夫坦中善藏何必非儒
而槩目爲黃老之學迂滯不情與矜飾而入于
僞者果儒術耶而世則以此輕儒矣太史公論
人先黃老而謂言道德者溺其職噫名法熾而
德意微非孔孟之咎也儒不孔孟而宗黃老者
因得以清淨收功蓋其真意猶在焉謂孔孟者
類斥黃老而不免蔽于聲利之習并其真意亡
之何爲哉彼二子或未可輕議也已

王尊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師事郡文學官治尚書
論語畧通大義初元中舉直言遷虢令轉守槐里
兼行美陽令事○以高第擢安定太守出教告屬
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願諸君卿勉
力正身以率下又出教敕縣功曹曰各有砥礪助
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無久妨賢○遷東
郡太守河水溢瓠子金隄尊躬率吏民投祀水神
河伯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上吏民數千萬人

爭叩頭救止尊終不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
唯一主簿泣在尊傍立不動而水波稍却廻還三
老朱英等奏其狀天子嘉之秩尊中二千石數歲
卒官吏民祀之

王尊遇瓠子之溢願以身填金隄或曰果爾從
井救人仁乎宋儒治曹村決者曰臣子之分身
可塞亦爲之仁人之用心固如此人孰無死卽
尊以河潰而死其忠且勇亦不磨焉

龔遂

龔遂字少卿平陽人宣帝時渤海盜起二千石不
能制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
年七十餘召問何以息盜對稱旨且請便宜從事
上許之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
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吏諸持鉏
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無得問郡中翕然盜賊亦
皆罷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假民選用良吏慰安
收養○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
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

賣刀買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
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請從王生故嗜酒
功曹以爲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會遂引入
宮王生醉從後呼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
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
遂至上前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笑曰
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
議曹教戒臣也上乃拜遂水衡都尉王生爲水衡
丞以褒顯之云

考地節元康之際政令煩苛民之爲盜有自來
矣予於少卿治渤海有深取焉罷逐捕開自新
之路得其機要可謂曰智開倉選吏恤其瘡痍
可謂曰仁卒之渤海晏然遂誠良吏哉或慮德
不可馴稔亂焉如之何曰殲決渠魁脇從罔治
胤征有明訓矣彼激赤子於潢池輒令玉石俱
焚者獨何心歟

世人醒于爭王生醉于讓者與少卿楊善于天
子歸美於議曹視息盜安民之功尤大也嗚呼

厚哉

召信臣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爲零陵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鄉亭行視水泉開通溝渠於穰縣南造耨盧陂累石爲隄旁開六石門以節水勢用廣漑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人得其利刻石于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奢靡務于儉約按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百姓歸之戶口增倍訟盜衰止吏民親愛之號曰召父○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徵爲少府奏罷園囿食物諸不經歲費省數十萬

盡力溝洫禹也經畫溝洫之制非程伯子乎翁卿開通溝渠同此意也嗚呼井田不易復矣今日爲民根本計以紹召父之政舍此何術哉韓長公守馮翊歲餘不行縣曰恐重爲煩擾也翁卿則出入阡陌止舍鄉亭孰是歟曰近民牧

體也召伯甘棠之思是已南陽之治行稱最
以乎若不躬儉約而反生驛騷則長公之慮是
矣

薛宣

薛宣字贛君東海郟人爲大司農斗食屬察廉爲
不其丞瑯琊太守趙貢行縣說其能從宣歷行屬
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
子亦中丞相史○後舉茂才爲宛句令大將軍鳳
聞其能薦宣爲長安令治果有名○成帝卽位宣

爲中丞上疏論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咎在部刺史
舉措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聽讒佞以求吏民過
失郡縣相迫促是故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
由此也上嘉納之○出爲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
陳留郡有大賊上徙爲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
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
謝游皆貪猾不遜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廼手
自牒春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馮翊不忍相
暴章故密以手春相曉湛卽時解印綬爲記謝宣

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
移書顯責之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
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其令薛恭職不辦粟邑縣
小僻在山中易治鉅鹿尹賞又郡用事吏舉茂才
遷在粟邑卽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
而兩縣皆治○宣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
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池陽令舉廉吏
獄掾王立未及召而立妻受囚家錢立實不知慙
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立家私受賕而立不
知殺身自明立誠廉士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
以顯其魂○宣性密靜有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
下至財用筆研皆爲設方畧利用而省費郡中清
靜吏民稱之

歷代監司識大體與郡縣同心恤民者多矣類
此疏者豈少哉

密封顯責各當其心二令所以感心服也可爲
罷黜法 剽煩守僻各當其能二令所以皆才
顯也可爲任使法

密靜則思自生安而后能慮也長人者孰無思哉密靜之思則鮮矣

何武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人也以射策甲科爲郎光祿勳舉四行遷爲鄠令坐法免歸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

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廼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聖爲博士毀武於朝武終不揚其惡○武爲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不肖敬之如一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爲常○爲刺史五歲入爲丞相司直遷清河太守兗州刺史復徙京兆尹更爲大司空封氾鄉侯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善世以此多焉其

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何君公賢不肖敬之如一似少鑑別然者乃其氣度則渾渾難窺矣所居無赫赫名以是歎然迹舉奏二千石豈惜然者乃以不禮廉小戴何以示公噫不激不隨信惟無我者能之

始雖以不禮廉小戴不免一時之怙情而終不揚其惡以報昔日之毀非君子而能之乎

東漢

寇恂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初爲郡功曹光武南定河內而難其守問于鄧禹禹薦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恂移書屬縣講兵隸射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轉以給軍士與朱鮪將蘇茂賈彊等戰大破之時光武北征軍食急乏恂轉輸前後不絕○潁川盜起拜恂潁川太守郡中悉平封恂雍奴侯恂在潁川三年拜汝南太守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

學焉○七年代朱浮爲執金吾明年潁川盜復起
帝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
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即日車駕南征
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
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士
受納餘降○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俸厚
施朋友故人及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致此其可
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卒謚威侯

軍輸興國首務光武之威侯猶高帝之鄼侯也

傑哉分俸厚施難矣而謂因士大夫致此尤難
哉真長者之言也

蓋世之抱雄畧者不曰樽俎可以折衝也文士
坐嘯今古芥視武弁而或不任盤錯於以殿國
家而鎮百姓難矣哉子翼兼資文武宰大都至
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躬自受業汪汪千頃量也
能下人故能用人蓋羣雄不足平已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習詩書及曆算稱爲通

儒性寬仁。恭愛初辟丞相府。史後以儒術舉爲侍郎。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不忍欺之。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之。茂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凡人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餽遺。况

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且歸念之。于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嬾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

獨不入密縣界光武卽位先訪求茂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茂爲密令時年已七十矣而能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觀其論亭長受米肉數語雖悖戾之人亦無不化者然此猶嫗煦者可能也至於嗤議叢興非有卓然不易之志鮮不撓且沮矣而茂方理事自若不以爲嫌器量固超然哉世之嘒嘒淺中動輒沮喪者視此抑可愧矣

禮律二語古今名言知律而不知禮可謂循良否乎世之彊察威明者視此霄壤矣

杜詩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任郡功曹有公平稱世祖時以討賊功拜成臯令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爲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後遷南陽大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善于計畧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北室殷足時

人方之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
杜母○詩自以無勞久居大郡不安求欲降避願
受小職帝惜其能不許○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
劉統董崇等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視事七年政化
大治

夫貴位厚勢人所爭趨趨進念起則矜功害能
將茂顧已修職利民何有哉若杜公君非獨優
於治郡其推賢避位甚盛節也不肝顧乎上不
疾視乎下故實惠所流民終賴之易稱渙躬詩

美緇衣公君有馬

公君節儉善計畧便民之政知無不舉乃猶不
安大郡求降避豈其中尚有不足處耶噫苟盡
心於民事其所不足實多矣

劉平

劉平字公子彭城人本名曠顯宗後改爲平王莽
時爲郡吏守菑丘長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
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後舉孝廉拜濟陰郡
丞太守劉育重之任以郡事○後拜全椒長政有

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
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
班詔書而去○顯宗初鍾離意薦平及琅琊王望
東萊王扶畧曰竊見平等皆年七十執性活澹所
居之處邑里化之修身行義應在朝次書奏徵拜

議郎

夫強察苛峻長告訐之風非所以亭治百姓也
樹德者令民沐浴歌詠追號而尸祝之亦云殊
績矣或有沾沾意焉則猶未若恬然無喜怒之

爲至也劉全祿其惠政史不條載唯曰人人自
以爲得所不知所問班詔書而去冲乎沕乎吾
不能窺其用也薦其賢者謂執性恬澹所居邑
里化之素履若此其政亦渾渾不表暴者耶

衛颯

衛颯字子產河內修武人也家貧好學問建武二
年除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
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
婚姻之禮朞年間邦俗從化○先是舍涇濱陽曲

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常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
濱溪谷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
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
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
是役省勞息奸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
租賦同之平民○又耒陽縣山鐵石民庶常依聚
私爲鑄冶遂招來亡命多致奸盜颯乃上起鐵官
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恤理民事居
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物宜視事十年郡內

清理

爲吏以期會筐篋爲能循循焉朝夕是計此後
世通患也桂陽之政至鑿山五百里設郵置省
勞役招流携廣租稅起鐵官居官如家若不暇
給自媮惰循嘿者視之有不哂且誚哉迺君子
則有取乎是矣嗟乎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不有
大勞不能久逸此唯識治者可與語也今世有
加意隱瘼稍稍振剔輒爲流議所沮惜哉

任延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年十二爲諸生號爲聖童
更始元年以延爲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
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惟先遣饋禮祀延
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
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
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分俸祿
以賑給之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順孫就餐飯
之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掾吏白請
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

都尉灑掃其門猶懼辱焉豈可召乎乃遣功曹奉
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于道積歲萇乃出署
議曹祭酒○建武初詔徵延爲九真太守九真俗
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趾每致困乏
延乃令置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廣至千餘頃
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
無適對匹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
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者
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是歲風雨順節

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其子爲任于是徼外蠻夷皆慕義保塞○初平帝時錫光爲交趾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化故嶺南華風始于二守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以病稽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曰臣聞忠臣不私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也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旣之武威首摧豪大姓田紺等威行境內吏民累息○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羗延隨宜處置各得其方○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旣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顯宗卽位拜潁川太守尋轉河南太守所在稱治

善事上官無失名譽世祖喜導人以諂者必有忍其廼有濟此固可與貞孤之士語也長孫曰忠臣不私其志確矣嗟夫吏重名譽生民之感也急身謀而忽民瘼守道者屑乎雖然不獲乎

上民不可得而治矣不激不阿當官者有道焉
奚庸心哉

夫風氣待人而開不獨太古也嶺南華風始于
二守亦開物之政歟噫士大夫重內輕外外補
者猶擇善地鄙夷氓爲不可俱也箕子就封朝
鮮俗易文翁作守蜀壤教行獨非人情耶不遇
盤根利器不顯君子以古道正今俗卽樸陋之
鄉易率也

郭伋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少有志行哀平間辟大
司空府三遷爲漁陽都尉世祖卽位拜雍州牧建
武四年爲中山太守明年爲漁陽太守漁陽旣離
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
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
潁川盜賊起徵拜潁川太守伋到招懷山賊趙宏
等數百人皆束手請降悉遣歸附農○後再爲并
州牧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
相携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

凡杖之禮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
兒童數百各騎竹馬于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
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謝之及事訖諸
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告之日及還
先期一日伋謂違信于諸兒遂止于野須期乃入
書有之德盛者不狎侮易則日以貴下賤大德
民也郭細侯與童稚期不爽信宿豈直重然諾
哉庶乎毋侮毋弱者矣嘻山谷之隈竹馬道迎
不聞褻郡侯威也所過搜民隱禮者德親民者
不當如是耶

張堪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少受業長安志美行厲
世祖卽位中郎將來歛薦堪召拜郎中送委輸詣
吳漢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伐公孫述堪助漢
破之成都旣拔堪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條列上言
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說○後拜漁陽太守
捕擊奸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乃于狐奴開
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

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公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
匈奴不能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及前後
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
在蜀郡仁以惠下威能討奸前公孫述破時珍寶
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
車布被囊而已帝聞太息良久徵堪會病卒帝深
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疋

張漁陽仁而有威視事數年令民陶然咏德而
邊亭虛候殆文武之兼材耶乘折轅布被囊又
其細耳於乎材有偏全守不可玷也倘民不見
德而僅以廉自多其猶在張漁陽之後也已
惟其無富家之欲所以有富民之仁君游二事
非兩截也

劉昆

劉昆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
能降雨止風遷弘農太守先是嶠隄道多虎行旅
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
而異之徵爲光祿勳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

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帝歎曰此長者之言顧命書諸策
偶然之對見澹然之心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少介然有義行爲鄉
嗇夫平徭理怨得人歡心○京兆尹召倫爲主簿
領長安市市無阿枉百姓悅服○後爲扶夷長未
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
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悉賤買與民之貧
羸者○遷蜀郡太守蜀地人吏富實掾史家資多
至千萬倫悉遣歸更選孤貧志行之人文職修理
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倫爲知人

惠及貧民選用貧吏古所謂不虐無告不廢困
窮伯魚兼之矣長民者宜加意于斯乎

鍾離意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少爲郡督郵時部縣
亭長有愛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意封還記入言
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

今宜先清府內且闕畧遠縣細微之愆太守賢之任以縣事○會稽大疫死者萬數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所部多蒙全濟建武中除瑕丘令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遷棠邑令縣人防廣爲父報仇繫獄其母病死質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歛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竟遣之廣殯母訖果還入獄○顯宗卽位徵爲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贓千金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硃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言於帝曰孔子忍渴於盜泉曾參會車於勝母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之

臧哀伯有言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意之委珠不拜其意深矣是豈世之硜硜小廉已哉至其息及盜竊信行囚繫宛乎醇厚之風東京良吏莫是過矣

宋均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以父任爲郎年二十餘
調補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好巫鬼均爲立學校
禁絕淫祀人皆安之○後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
數爲民患均到下記屬縣曰江淮之有猛獸猶北
土之有鷄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
非憂恤之本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
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遊渡江○中元元
年山楊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
○浚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巫取百姓男女
以爲公姬歲歲改易不敢嫁娶均乃下令自今以
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害良民於是遂絕○
遷東海相徵拜尚書令復出爲河內太守政化大
行

叔庠之禁山娶其溺巫之遺意歟而仁則過西
門遠矣格奸者類以權濟乎然而息虎患散飛
蝗德政寔感之權不與焉吏治可識矣

秦彭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建初九年爲山陽太守

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于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老爲三品各立文簿于是奸吏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

漢自孝武末年任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牛耕

用力省而得穀多然肥确未覈奸吏牟刻其間自秦彭度田爲二品紀之載籍孝明因其法詔示天下遂爲不易之制仁人之利溥哉彭本儒術致理故其教化勸率彬彬可觀云

黃香

黃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也家貧博學經典究精道術安帝時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典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

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乃分俸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于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廩貸荒民獲全

夫物各有分傳之異者兩其足予之齒者去其角天道然也食祿之家與民爭利忍乎歛然而施奪匪直敗名多不庇其子孫違天者不祥哉周儀休漠文疆庶幾知絜矩之義者分祿贍貧使富民樂施出于周禮荒政之外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長人者可以爲法矣

龐參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舉孝廉拜左校令後拜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官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門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撫孤也于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名

仲達善治得于任棠之善喻隱者之益于仕者

自古記之矣。避堂待舍。惠貽臨淄。前輩風流類如此。

楊震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明經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客居于湖。教授鄉閭。不答州郡禮命。衆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年五十始仕州郡。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

人何也。密曰。莫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皆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關西四知其心。徹神明矣。非孔門慎獨之脉歟。夫當時止曰四知。迨今知者可指數耶。毋謂幽獨爲可欺也。噫。古來貪墨敗官。厚爲子孫計者。今安在矣。道關西叩楊氏後。無問知不知。咸知

爲清白吏子孫貽謀者熟計之應不以彼易此

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欲以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祖母死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以涼州之議爲鄧騭兄弟所不平時朝歌賊寧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不解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不別利器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請寬假蠻

策勿令有所拘闕校許之及到官多設方畧賊皆駭散稱爲神明語具本傳○遷懷令後羗寇武都遷武都太守羗乃率衆遮詡于陳倉詡即停車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乘其分散日夜進道兼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羗不敢逼○既到郡復大破羗衆乃占相地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詡始到郡戶纔盈萬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米鹽豐賤十倍于前請寬假以散朝歌之賊倍增竈以退武都之羗

招亡賑貧以致戶口歲增人知升卿之忠矣孰
知自順孫孝養中來耶古稱求忠臣于孝子之
門觀此益信

詡以龕亂理劇之才勛勳亦章灼矣然而九見
譴考三被刑罰終不少沮豈忠介天植威不能
惕耶至其臨終猶以擊賊時冤殺爲戒又何慈
惻也士大夫立朝則全軀自保握權則威稜嗜
戮者省夫

吳祐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爲南海太守祐
年十二隨父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
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苡薏與謗王陽
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
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年二十喪父居無擔
石而不受贍遺○後舉孝廉爲膠東相政惟仁簡
以身率物民有爭訴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
和解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
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恐欺之促歸伏罪

性慚懼詣閣自首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乃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無子卽逮長妻使同宿獄中妻遂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乃嚙指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祐在膠東九年書不入京師

范曄論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乏貞直季英貧不受遺守郡九年書不入京師孤貞哉其處孫齊夫安丘男子二事兼心一何恕也中無欲故能盡人之情觀過知仁仁者能之

陳寔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等類所歸後爲都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

讀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期喪去
官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
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
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
申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歛違法乃解印綬去○
寔在鄉里平心率物或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
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
所短黨事起餘人多逃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
遇赦得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

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耻之寔乃獨吊
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

勝殘去殺百年之功歟什伍令嚴而民怯私鬪
劫之已耳陳太丘不禁訟而訟息吾不知何所
設施也史稱脩德清靜民安之或又謂其爲善
不近名信爾亦非淺夫能恃量矣臨張讓之喪
有遺議焉易曰見惡人以辟咎也其慮深乎乃
胡氏則云有太丘之志則可無太丘之志則幾
於劉囂此在自審焉耳矣

崔寔

崔寔字子真涿郡安平人也少沉靜好典籍桓帝時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績織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寔至爲作紡績織絰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畧吏民寔整厲士馬嚴烽堠虜不敢犯常爲邊最

衣被斯民威行胡虜偉哉濟世之才也乃其自少卽沉靜好學則士君子欲運量當世之務浮

淺者詎能哉昔武侯謂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觀於子真益信

韓韶

韓韶字仲廣潁川長社人少仕郡辟司徒府時奉山賊公孫舉叛亂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韶爲羸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多被寇盜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乃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

無所坐

冒罪活人至哉仁心乎彼爲身謀而視溝壑之填委者何忍也

劉矩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少有高節舉孝廉稍遷雍丘令以禮讓爲治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于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漢去古未遠郡縣吏自孝廉茂才徵者多樸茂

高行政有可觀劉矩少著節槩以禮讓化治卒能使民無訟不假敲朴境內晏然猶有西京之風蓋叔世良牧歟

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仁言也藏乎身者無忘怒觀理之學民其喻諸叔方感人處亦在言外矣

劉寵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父丕博學通儒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以仁惠爲吏民

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爲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有白首不入城市者頗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龐眉皓髮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齋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驚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後歷司空司徒太尉雖累登台輔而清約省素家無貲積

母疾棄官而遁孝哉何其誠也世有生養而中沮者何如祖榮哉

會稽之政未見卓異而孚及山谷其所感者何歟無亦簡易不苛民安無事然歎嗟乎若耶之民在在有之而烹鮮之政不可多得已長人者其以祖榮爲法哉

仇覽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少爲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蒲亭長勸人生業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事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暮年稱大化○覽初到亭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食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

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語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所生○時考城令王渙聞覽名著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故弗爲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栖百里豈大賢之路以一月俸爲資勉卒景行覽乃入太學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

任德不任刑天道然也温克之政若善爲鷹鷂者而鸞鳳之志終有取于蒲亭之對爲政者可

以審所尚矣

童恢

童恢字漢宗瑯邪姑幕人少事州郡爲吏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酒殺以勸勵之耕織種牧皆有條章一境清靜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生獲二虎恢呪曰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于人王法殺人者死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

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卽時殺之其一視恢嗚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歌頌之

夫天之愛民甚矣產豺虎焉或爲民害聖人驅而遠之不曰令無噍類也何哉並生而曲成之耳且世之殘忍成性等於豺虎者不能盡格而獨伎於獸耶牧民者脩政而召和虎渡河蝗不入境豈翳異人哉然則漢宗呪虎其亦未可詭視也

賈彪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辟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生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恣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賈子生女名賈女

世之健吏搏擊豪強逐捕盜賊曰吾治在是孰能留心保育以挽天倫子既泯如彪之爲政者

嗚呼仁哉

劉梁

劉梁字曼山東平寧陽人少孤貧桓帝時除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桑瓊隸風移稷稷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哉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

文法之吏止重簿書期會而臨雍之政衰劉君聚徒勸誡執經試策偉哉越俗之規也浮文盛

而實行踈課業雖勤士習日敝立教者盍亦反其本歟

孟嘗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少脩操行仕郡爲戶曹史縣有寡婦養姑至孝姑以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醜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言于太守太守不爲理嘗遂謝病去婦竟寃死後復以其事陳于後太守殷丹終白其寃訟女伏辜○後舉孝廉拜合浦太守郡不產穀

實而海出珠寶常與交趾貿米前守宰金多貪穢采求無紀珠漸徙于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嘗到官盡革前弊求民利病未踰歲去珠復還商賈流通稱爲神明

聞貨貝產海陸者本不可跡還珠事將偶然爾然刷弊興利吏治則良矣雖珠不還豈爲嘗少哉爲吏者亦無使滋僞焉可也

賈琮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舉孝廉再遷爲京兆尹

會合浦交趾二郡反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
舉琮爲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皆言賦歛過
重百姓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琮卽移書告示
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簡
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爲之歌曰賈父
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
十三州最徵拜議郎後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駟
駕垂赤帷裳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
聽惡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者乎命御者褰之百

城聞風悚震其諸賦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蠲復于旣亂之後豈若撫字于未亂之先乎古
今覆轍相尋往往如是悲夫此雖非郡邑所得
爲然受牛羊之牧必有所處矣吾因孟堅定亂
之善政而興感云蓋責孟堅之前政也非責備
孟堅也

羊續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其先七世二千石續以
忠臣子孫拜郎中後黨禁解累拜南陽太守當入

郡界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郡縣采問風謠
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
內震懾乃發兵討殺前守賊趙慈宥其枝附賊旣
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
之家多尚奢麗續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承嘗
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乃出前所懸
者以杜其意○六年靈帝欲以爲太尉時拜三公
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曰左騶續
乃坐使人于單席舉緼袍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

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

晏子澣衣濯冠或曰隘哉君子曰國奢則示之
以儉其有警也南陽多貴人相競以靡興袒羸
服救車以是歟懸魚之節似過乃其介有足多
焉吁以功臣子孫歷六郡無織芥緇涅處汗濁
世不以三公易一緼袍古人哉

蜀

董和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漢末西遷益州劉璋以

爲成都令蜀土富實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
婚姻送葬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
僭逾爲之軌制遂能移風變善轉爲巴東都尉吏
民老弱相携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
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信南
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爲掌軍中郎將與諸葛
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自和居官食祿外牧
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家無擔石之財

夫婚葬人倫之大者豈不重乎然世有百兩治
裝至不舉女三年爲槨忍於暴骸愚亦甚矣蜀
上富饒卓鄭餘風染茲侈俗董和躬率以儉示
民以禮善矣外牧殊域內典機衡而家無擔石
之儲雅有羔羊之節其化理亦允蹈者哉

魏

杜畿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魏太祖既定河北高幹
舉并州反河東人衛固范先等與幹通謀太祖以
畿爲河東太守畿到部設方畧不煩兵卒誅固等

是時天下郡縣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滅畿治之
崇寬惠與民無爲民有詞訟相告訐畿親爲陳大
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
老自相責曰有君如此柰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
詞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徭役隨
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牛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
程百姓豐實○畿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于是修
戎講武又開學官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太祖
征漢中畿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
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
畿在河東十六年課常爲天下最

漢賊不兩立杜伯侯效忠魏武非正也旣當方
穀治體則曉暢矣嗚呼兵殘之後不有循牧民
其塗炭乎乃出處則當別論云

親陳大義遣歸諦思簡訟之法莫過是



守令懿範卷之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守令懿範卷之三

之三

吳郡守末年蔡國熙裁定

仁和令新建張譽

錢塘令長洲闕成章

進賢江 和全刻

循牧

晉

陶侃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初領樅陽令有能名尋為江

夏太守時屬陳敏之亂侃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

陶侃
晉書

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
擊賊所向皆捷侃政齊肅凡有虜獲悉分予士卒
身無私焉○遷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斷江
劫畧侃令諸將詭作商船以誘之生獲數人知爲
西陽王兼之左右即遣兵逼兼令出向賊侃整陣
爲後繼兼遂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
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賑給又立夷市於
郡東大收其利○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
外暮運於齊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

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侃性聰
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千緒萬端罔有遺漏常語
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
分予士卒賑給流亡法外之仁也權用運船以
討官賊逼斬王使以除江劫法外之義也仁可
法矣義可法乎有士行之志則可

運甓惜陰可謂勤勵不息自強矣然使士行聞
道則運心於民政惜陰于禹功豈止形勞而已
哉雖然運甓之事未可法也惜陰之說千古之

法言乎豈特有民社者當省也三復不已不覺
惕然

呂豫

呂豫字仲悅爲陳留太守宣布禮教敦尚名節一時人士化之○瑯琊王澄嘗行經其界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時郡人多至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此中小吏亦知如此可以知君之德化矣子尼即蔡克應元即江統也

易辭有云王用三驅邑人不誠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蓋自古記之矣陳留小吏荅瑯琊王澄語而能樂善忘勢所對非其所問乃澄則以德化歸美其君嗚呼爲民牧者其毋但役役於簿書期會間哉

王承

王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辯物但明

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網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耶○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荅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

嘗見一爲守者淺中狹度聞萋菲不察輒盛怒決撻人胡以堪王安期從容寬恕不爲苛察被澤者當不止犯夜儒生盜魚小吏而已嗟嗟情

僞百端過寬則玩德威妙用而無着在神明之耳

蓋世之苛峻者豈皆性忍哉或曰非鞭撻無以立威名也夫欲立威名何意耶使其中不見可欲應無是念矣安期清淨寡慾故政多寬恕有以夫

范甯

范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時方競尚浮虛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

於桀紂乃著論崇儒抑俗以救之○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朞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徵拜中書侍郎多所獻替被讒疎隔求補豫章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耶甯不信卜占固請行在郡又大設庠序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

王何餘風至今貽蠹士習武子以爲罪深桀紂宜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風化大行其諸孟氏反經之說歟爲郡邑者苟欲一洗虛浮之習必以崇實學爲要云

崇學敦教守令之首務也長民者不務何哉令則或制于守守則或制于監司也武子篤學通覽固已得教本矣况令餘杭則潔已守豫章則資給一出私祿誰得而制之

顧顛之

顧顛之字偉人吳郡人為山陰令山陰劇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顛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堦閑寂自宋世為山陰務簡而事理者莫能尚也孝建中為湘州刺史政績尤著

語云生事事事生省事事事省多欲寡欲之辯乎劇邑之事可知也務簡而事理吾知偉人之欲寡矣彼不惡已之多欲而惡外之多事者其見左哉

善治民者猶被裘而挈其領貴知要也御繁以約良得體要彼擾擾焉以自疲何益哉老氏有言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為民牧者可以鑒矣

此心至簡多欲則煩

俗念能心自生勞擾

庶務至煩無心

則簡無心匪踈靜一坦平此機在我萬化歸根隨物順應循序漸舉終日凝然民和政理

右近日作

執簡御繁銘附此

南朝

何遠

何遠字義方東海人梁初爲武昌守杜絕交游請謁不行饋遺秋毫無所受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遂爲人所訟際名後起爲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皆盛供帳以待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鷺而別武帝聞其能擢宣城東陽二郡守遠處職疾強富如仇讐視貧弱如子弟特爲豪右所畏

單日秩奉錢並無所取歲暮擇人尤窮者免其租調以爲常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其耿介無私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然也

史稱何義方清公爲天下第一特多爲俗士所病夫同俗誠鄙也耿介之士動與俗迂可哉德厚者能混世塵善矣猶或不恭焉秉心無競諧俗而俗自化其唯至仁乎噫非有超俗之志而與時浮沉猶然世俗中人也

夫爲政者不能使民無貧富能使貧富相安可

矣義方子視貧弱而仇疾富強豈公平之體歟
其耿介無私則可取也

北魏

房景伯

房景伯清河人孝昌中清河郡山賊群起詔以景
伯爲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本家亡去
景伯擒之署其子爲掾令論山賊賊以景伯不念
舊惡相率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具丘
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

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
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
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
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賈生曰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所能爲
也夫片言折獄豈不謂能以淳薄俗難哉景伯
化悖逆爲孝子所謂有諸已而求諸人者耶俗
多不馴悉以此法諭乎曰精神不分故勸一而
風百不教而殺虐也已

善用其母食子待之意則所謂子欲善而民善矣躬行道化莫先乎孝長民者宜加意乎

李崇

李崇字繼長頓丘人也北魏孝文初爲荊州刺史甚有稱績○召還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

史所載善弭盜者如漢虞詡魏李崇人不一矣其所施設雖各不同要皆不得已爲一時權宜救其末流非治其本者也本安在不過輕徭薄賦卹其貧乏區畫游民使之得所而已如是而又嚴保甲之法重窩藏之刑嚴門關津渡要地之察然而盜不息者未之有也惟不能先求致寇之源以塞之盜至而後爲之計不亦晚乎

蘇瓊

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

賊瓊至奸盜止息零陵縣人魏雙成任處與畿內武成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子賓非盜而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其隣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大富爲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妖賊劉黑苟搆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隣邑服其德績○瓊性清慎不發私書在官餽遺一

無取受○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年春總集大儒衛顛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府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爲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哀禮又蠶月預下綿緝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

辨郡縣吏長恒無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悉以給付饑者綱紀謂瓊曰雖救饑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在郡六年人庶懷之

蓋聞德盛者與人並立而人自化蘇君種種善政莫可縷數第觀道研青雲地上之語想其丰度不言而飲人以和者也談問玄理而意且自消其轉移人處亦巧矣諭普明兄弟數語長人

者類能言之而訟未必息此無他效顰即工精神未必貫也

隋

梁彥光

梁彥光字修芝安定烏氏人隋文帝時為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安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政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

呼爲戴帽錫臣自分廢黜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爲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相州豪猾聞彥光自請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奸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惟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漸誠晏起風謠訴訟官人百端干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相授教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聽令有聞者升

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爭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剋厲風俗大改○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俞泣杖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所容者彥光訓喻而遣之後改過力行卒爲善士吏民感悅畧無爭訟寬嚴之用難言哉即儒先謂御善良以寬治強暴以嚴與夫撫民以寬御吏以嚴皆未可爲極

則語也何者以有所着也一有所着不免偏重
弊隨之矣乃若善為政者內境常虛剛柔時出
何成心之有岐州民質以靜鎮之當也治相亦
如岐可哉改弦易調庶幾近之

公孫景茂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開皇初為息州刺
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時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
有疾病者景茂減俸祿為饘粥湯藥分賑濟之賴
全活者以千數○後以疾徵吏民號泣於道疾愈

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鷄豬散惠孤弱不
自存者○好單騎巡行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
有修理者於都會時褒揚稱述如有過惡即訓導
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
耘婦人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
○其後以老致仕仁壽中復就拜淄州刺史賜以
馬輦便道之道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為良
牧○年八十七卒于官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
者數千人或不及葬者皆望墳痛哭野祭而去

稱善而不彰過此巡行足以化民乎世之微行者豈無哉其不發奸摘伏以察爲明者幾希

劉曠

劉曠不知何許人開皇初爲平鄉令卑騎之官人有爭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冬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口有君如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爭訟絕息囹圄盡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民無少長號泣于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臨穎令

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詔擢莒州刺史

觀劉公之傳三代景象宛在目前信哉斯民三代直道而行也孰謂民不可以道化哉世之好談中行者必曰法不可弛俸不可繼中則中矣如民之不化何

王伽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爲齊州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次滎陽憫其辛苦悉呼而謂

之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 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奸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流薄難理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導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本如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良是官人不加示曉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爲雍令政有能名

王參軍權脫流人之事雖出于非常亦足以開法吏之便門開皇之赦詔雖失于不經亦足以

廊世主之仁量存之循傳一醒吏治之醜法也
王伽之事不可爲法但當時詔旨數言曲盡理
道今之爲郡邑者可悉錄一通揭之座右

唐

陳君賓

陳君賓陳鄱陽王伯山子貞觀初爲鄧州刺史州
承喪亂後民多流離君賓至篤意徂徠朞月悉還
舊業○明年四方以霜澇災君賓境內獨得免
儲積充滿鄰州饑民多歸之以逐食君賓勸率其

下令逋相迎養及還去尚多贏糧仍齎衣帛資送
之太宗下詔勞之曰如此用意嘉歎良深一則使
人不慮凶年二則使民輕財重義政化若此朕復
何憂其令考司錄爲功最

孔門以博濟爲堯舜所病然心力可逮則何靳
于施君賓爲治不獨能厚吾民且復以其餘旁
及隣境此其爲度豈區區疆域所能限哉天災
流行鄧之民獨免要非易易然矣

薛大鼎

薛大鼎字重臣蒲州分陰人貞觀中爲滄洲刺史
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堙廢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
流行民歌之曰新河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
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又以州界
卑下遂疏長蘆衛漳等二河分洩夏潦境內無復
水害○時與冀州刺史賈敦頤瀛州刺史鄭德本
俱有美政河北稱爲蹠脚刺史

修治水利亦善政之一事乃盡力溝洫孔子以
禹爲無間然何哉要之民所利賴於茲者匪細
也薛公能令境無水害商賈流通滄之民所爲
歌騁駟也今制郡邑類有專官以董斯役而漫
無所事事取薛公之傳讀之能無厚顏乎

賈敦頤弟敦實

賈敦頤曹州宛句人貞觀中數爲刺史每以廉潔
稱常入朝盡室而行惟敝車一乘羸馬數匹羈勒
有闕以繩代之道塗不知其刺史也○久之爲洛
州司馬以公累下獄太宗貫之徙瀛州刺史州瀕
滹沱河及滌水歲常濫溢壞民廬舍寢如數百里

敦頤爲立隄堰自是無復水患百姓利之○永徽中遷洛州時豪右占田踰制敦頤括沒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第敦實爲饒陽令政化清淨老幼懷之時敦頤復刺瀛州饒陽其屬邑也舊制大功以上不復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高竟不遷替○咸亨初爲洛州長史甚有惠政時楊德幹杖殺人吏以立威名敦實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勿貴也德幹爲之衰減○始洛人爲敦頤刻碑大市通衢及敦實去職人復刻石頌姜立于兄之碑

側時人號爲棠棣碑

立隄堰以防水患嚴田制以業貧民敦頤爲政勤矣乃敦實清淨寬惠並臻治效夫清靜豈苟簡媮惰無所事事哉謂舉其大綱毋苛擾耳夫禹之行水也行所無事而當其壅塞之衝則塹山堙谷固亦有焉庖丁目無全牛迎刃而解每至於族亦躊躇而四顧噫此治體也政在養人數語百世牧民之菽粟乎清淨之化過於廉明敦頤難爲兄矣

高智周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舉進士累補費縣令念丞尉
俸薄以已所入均分之政化大行後爲壽州刺史
政存寬惠百姓安之每行部必先召學官見諸生
試其講誦訪以經義及時政得失然後問及墾田
獄訟之事

丞尉祿微意趣多卑卑者往往侵漁百姓爲之
宰者制之使不得行亦是矣然不能體悉其情
豈同官一體意哉均分俸入不可爲繼豈無可
相通處歟此匪市恩俾有他圖者亦內愧潛消
視檢制遠矣若夫今之爲令者僅僅以訟獄簿
書爲要務視儒生誦訟爲迂緩甚者疾而雙之
其以俗吏自居不逮智周遠甚哉

田仁會

田仁會雍州長安人永徽中授平州刺史勸學務
農稱爲善政移刺郢州屬時旱仁會自曝祈禱竟
獲甘澤其年大有百姓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
誠爲人上天聞田中致雨山出雲倉廩旣實禮義

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田公禱雨之應卒致有年民歌豈專係一時自曝之誠哉勸學務農之善政公之禱久矣

仁會爲民自暴遂臻有年殆非偶然者嗟夫天災流行胡代菽有憂旱者不惟其本朝夕勤劬卽倣自曝自焚亦陳迹耳欲格彼蒼難哉尸居龍見淵默雷聲桑林甘澤毋曰天道遠也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

其歡心郡人勒碑頌德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其獄密表奏曰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唯陛下哀其誑誤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寧州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也相携哭于碑下齋三日而後行○後契丹陷冀州徵公爲魏州刺史時河朔震動前刺史懼賊至盡驅民入城繕修守具公至謂曰賊在遠何自疲萬一虜來吾自辦之何預

若輩悉縱就田虜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爲立祠
用密䟽以活數千人幾絕之命豈特可爲良牧
哉相度固已兆於此矣

姜師度

姜師度魏人舉明經神龍初累遷易州刺史兼河
北道度支營田等使師度勤於爲政又有巧思頗
知溝洫之利始於薊門之北障水爲溝以備奚契
丹之寇又約濬魏武舊渠傍海穿漕號爲平虜渠
以避海艱糧運者至今利焉○開元初出刺陝州

州西太原倉控兩京水陸二運倉地形高常自倉
以車載米至河際然後登舟師度鑿地道自上注
之便至水次所省萬計○六年以蒲州爲河中府
拜師度爲河中尹令其繕緝府寺先是安邑鹽池
漸涸師度發卒開拓䟽決水道置爲鹽屯公私大
收其利○再徙同州刺史又於朝邑河西二縣界
就古通靈陂擇地引維水及堰黃河灌之以種稻
田凡二千餘頃內置屯十餘所收穫萬計

巧思雖非持大體者所尚然顧用之何如耳用

之以禪國用贖民隱亦奚不可師度成溝洫之功曲盡智慮卒以禦契丹便轉漕廣鹽屯漑農畝一勞永逸公私蒙益國家尚亦有利哉

韋景駿

韋景駿萬年人舉明經神龍中爲肥鄉令縣北界有漳水連年泛溢舊隄迫近漕渠雖修築不息而漂流相繼景駿審其地勢拓南數里因高築隄郭水至堤趾輒去而堤北燥爲腴田○漳水舊有長橋衝蕩易毀每年修葺民苦之景駿易爲浮橋至

令便焉○時河北咸饑景駿躬撫之令縣境內各相贍恤貧弱者因免流離○開元中爲貴鄉令民有母子相訟者景駿謂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恨終天無及汝幸在溫清之地何得如是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涕泣嗚咽仍取孝經付其子令歸習讀於是母子感悟各請改悔遂稱慈孝○累遷趙州長史道經肥鄉吏民驚喜競來犒餞留連經日有童稚數人亦在中景駿謂曰計吾爲此令時汝輩未生旣無舊恩何慙懃之甚童稚曰此間耆

老相傳縣中廨宇庠塾館舍隄橋並是明公遺跡
將謂古人何意今得親睹故不覺欣戀倍常也其
為人所思如此

賑濟之法非躬至閭里親為勸巡則孰肯以有
無相通假且委非其人必有並緣為奸稽緩阻
滯者欲以利民而反病之不逮常君遠甚

常君之政葺陂渠撫流離非有異蹟也肥鄉童
子欣欣若覲古人師古者何以好奇為哉故曰
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李栖筠

李栖筠字真一趙人舉進士調冠氏主簿後為常
州刺史歲仍旱編人死徙踵路栖筠為浚渠廡江
流灌田遂大稔○宿賊張度保陽羨西山累年吏
討不克至是發卒捕之支黨皆盡里無吠狗乃大
起學校堂上書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禮登歌
降飲人人知勸民為刻石頌德

灌田以富民書孝友傳以造士養教之大端舉
矣質之孟氏制產章其庶乎至於鄉飲酒禮古

人用意深厚叔世忽之猥雜非類欲以彰勸難矣栖筠雅知敦重庸俗吏詎能哉

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開元中爲平原太守時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爲托脩城浚池陰料丁壯實儲廩乃陽會友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祿山密偵之以爲書生不足虞也無幾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乃遣司兵參軍李平間道奏之玄宗初聞祿山之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

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形狀何如乃能如是○真卿遣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賊繼以涕泣士皆感憤

清臣先事爲備足抗逆虜至陽事遊樂則法所謂形人而我無形者其機亦密矣忠義所激諸郡響應豈獨殉節之奇哉才節兼全君子人也彼乎居嬉嬉偶遘變則束手無措是燕雀等也夫

嗟夫世固患夫文靡也。開元天寶之間，詞士彬彬盛矣。而戎且生，心清臣泛舟賦詩以遇虜，而偵者以書生易之。然則漁陽鼙鼓，彼固有所侮而動也。陽弛而陰備，灑淚以鼓，同仇茲豈沉汨於詞章中者哉？按清臣之學得於內養，為多其捐軀殉國，非但憤烈實超死生之際云。蓋有才華擅世者，偶遇難非濡足則鼠竄，學貴重內此耳。

柳渾

柳渾字惟深，河東人。開元中舉汝州進士第一。調宋州單父尉，操斷舉措通乎細大，潔廉檢守形於造次。○遷永豐令，其治務威奸暴而惠鰥寡，除物害，消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沒之患，宰制聽斷，爭訟自息。既富而教，庠塾興焉。○表為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豐之政而仁厚有加。拜袁州刺史，酌古良牧之政，可宜於今者，即施行之。人有疏陳並見採納，導利致富，教之禮則優裕和慈，周普不匱。夫循俗者曰不易，民而化也。與時偃仰，苟道已

耳好古之君子動稽成轍而或不諧土風抑何
故歟善醫者采古良方試則輒驗而用乖則傷
人滋多噫藥無古今察脉者有善否也柳惟深
酌古宜今其權審矣

酌古政以施今採疏陳而並納取善之途廣矣
哉以此爲相可以集衆思廣忠益豈特牧政之
優也

李朝隱

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三原人舉明法授臨汾尉後

爲安令有宦者閭興貴詣縣請托朝隱命拽出之
睿宗聞而嘉嘆下制褒揚遷絳州刺史入爲吏部
侍郎出刺同州玄宗幸東都路由于同召見賞慰
之尋遷河南尹政尚清嚴豪右屏跡時太子舅趙
常奴恃勢害民朝隱曰此而不繩何以爲政執而
杖之

貴倖豪強縱之則怙勢病民激之則起釁生變
顧控制之者得其機斯可矣果勢不容已取其
甚者密計而迅發如雷霆之威不測不棄善矣

乃隱隱幹轉疆弗友自消不更爲第一義耶

常丹 子宙

常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爲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游惰興學校廣屯田教種茶麥民窮自鬻者贖歸之禁民不得掠爲隸仁化大行○爲江南西道觀察使作陂塘五百八十九所以灌田○有吏主倉丹覆其糧亡三千斛丹曰吏豈自廢耶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丹召諸吏曰恃權取於倉罪也吾貫汝罪與汝期一月還皆頓首謝及期無

敢違○子宙宣宗問宰相周墀曰丹有子否以宙對帝曰與好官拜侍御史出爲永州刺史州方歉乃斥官吏休用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錢爲市糧餉○俗不知法多觸罪宙爲書制律并種植爲生之宜戶給之○湘源生零陵香歲市上供人苦之宙爲奏罷民貧無牛以力耕宙爲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爲準久之牛不乏○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

常文明灌田貫吏法外之仁也比之教耕興學

不尤難乎乃子斤供用以市救荒之糧給種植
爲生之書置社探錢以市牛取仕家子弟以充
學官種種仁愛之意溢于常法之外真可謂世
濟其美矣古之良牧出于一門奇哉

世有言曰興一利不若革一弊貴無事也然興
革豈判然二事哉警游惰而農桑漸開革而興
矣勸生理而淫邪日遠興而革矣二者權蓋互
用而斷之在獨苟便於民不曰生事也豈丹父
子其有焉

張全義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光啓中李克用表爲
河南尹時東都荐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
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
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
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
是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陣以禦寇盜
數年之後都成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還
歸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大縣至七千人小

縣至二千人爲之置令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木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一旗一榜招懷之簡法勞田勞蠶勸課之圓機宜乎變流散而成富庶也國維之政可師哉招懷綏柔寬弛憲綱此安集流亡之道宜爾也若夫躬巡農畝勸勤懲惰平常聲伎曾弗解頤一觀嘉植便爲色喜國維之於斯民真猶盎然同室者哉

守令懿範卷之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守令懿範卷之四

五十五

吳郡守末年蔡國熙裁定
仁和今新建張 譽
錢塘今長洲闕成章
進賢江 和全刻

循牧

宋

曹彬

曹彬字國華靈壽人小。心。畏。謹。遜。言。恭。色。被。服。清。素。有。同。儒。者。尤。踈。財。利。未。嘗。聚。畜。局。量。寬。博。喜。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形平生未嘗言人過失居公庭必冠帶危坐如對君父雖褻未嘗旁視王仁鑄嘗謂人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始覺已之散率也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杖之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始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詈之矣其何能存吾故緩其事然亦未嘗廢法云

緩杖吏以全婦此與漢吳季英處毋丘長事絕相類仁哉長者之用心乎

張齊賢

張齊賢字師亮曹州宛句人太宗時以大理評事判衡州州故鞫劫盜論皆死齊賢至活其失入者五人自荆渚至桂州水逝舖夫數千戶困于郵役衣食不給奏減其半後以給事中知代州時遼兵自湖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贊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先是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無何間使爲

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美衆爲遼所乘
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北井得密詔東師敗
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于時
遼兵塞川齊賢曰賊知美之來不知美之退乃閉
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
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遙見火光中有旗
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
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
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噐甲甚衆捷奏
且歸功漢贊○後以禮部尚書知河南府獄有大
辟將決齊賢至立辯而釋之二日徙知永興軍閤
門祗候趙贊得幸提點關中芻糧所爲多橫齊賢
奏之抵法

巨寇乘城司牧者非殉節則走耳土磴之捷所
謂神於用智者非邪活囚減役在有仁聞又藹
藹吉人矣昔賢謂勛伐非殘剝者所建諒矣
土磴之捷竒哉幾事密成固不易歸功懦將良
獨難非智且仁孰及此乎

錢若水

錢若水字澹成雍熙中舉進士授同州推官聽決明允有富家女奴逃亡父母訴於州錄事參軍嘗貸富家錢不獲遂劾富民父子共殺之投尸於水罪應死獄具若水獨疑之留而不決州郡上下切恠之錄叅誣若水受賂若水但笑謝而已旬餘屏人語知州曰某留獄者所以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取入從簾中推出示其父母父母驚曰是也於是富民父子得釋

釋富民寃亦難矣笑謝錄事不欲自顯其功而置彼何地不尤大難乎彼以富民爲嫌雖知寃而不敢釋或以已長形人短者視澹成何如哉

向敏中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太平興國五年進士權判大理寺時賜没入祖吉贓錢敏中引鍾離意委珠事不受○出知廣州兼掌市舶前守多涉譏議敏中預市藥物以往在任無所湏以清廉聞太宗飛白書敏中張詠二名付中書曰此名臣也朕將用

之○尋判西京時有僧過村舍求宿不許遂宿門外夜半有人携一婦人并物踰墻出僧恐天明爲主人所執因走去至荒艸中誤墮枯井前踰墻婦人已爲人殺投其中主人踪跡捕僧送官不勝拷掠遂自誣服但云賊與刀留井旁不知何人持去獄成敏中獨以賊伏不獲疑之詰問數四僧云前生負此人命無可言者力問之乃以實對於是密遣吏訪賊吏食於村居有嫗聞其府中來不知其吏因問僧之獄如何吏給云昨日已笞死于市嫗

云今若獲賊如何吏云府已誤決不復敢問嫗遂曰賊乃此村少年其也吏詢其處併賊捕獲僧遂釋○會有言敏中亦受皇甫侃書物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敏中覩其名不啓封遣去俄捕得侃私童詰之云其書尋痊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題如故太宗驚異召見慰賞之

向敏中白遊僧之枉獲賊於村居郤及門之書完緘於傳舍明與公兼之矣

邵曄

邵曄字日華其先京兆人唐末居桂楊曄幼學耻
從辟署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第知蓬州錄事叅軍
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張道豐
等三人被誣爲劫盜悉寘于死獄已具曄察其枉
不署牘白全當核其實全不聽引道豐等扞法號
呼不服再繫獄按驗既而捕獲正盜道豐遂得釋
全坐削爲民曄代還引對太宗曰爾能活吾平民
深可嘉也賜錢五萬詔以全事戒諭天下後以右
諫議大夫知廣州州城瀕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颶
風曄鑿內濠通舟颶不能害

叔世吏習調阿幕僚視守宰意迎合之雖習知
寃抑無敢出一言也此其心類知有已其于民
命何如哉楊全以悍昧坐削日華以匡正蒙賞
任意見縱詭隨者可以鑒矣

陳堯佐

陳堯佐字希元閬州人舉進士第一知壽州歲大
饑堯佐自出粟爲糜以食饑者吏民效之爭出米
賑給全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以是爲私惠耶蓋

以今率人不若身先之也○天禧中河決起知滑州造木龍以殺水怒又築長堤人呼爲陳公堤徙并州每汾水暴漲州民輒憂堯佐爲築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後知開封府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爲政一以誠信爲本

賑饑則出粟以密先爲政則去察而本信陳公之治得其要矣彼令民而民不從防民而民愈狡者其思自反乎

陳堯佐之言曰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于激水欲其澄也司馬遷嘗云漢興破觥而爲園劉雕而爲朴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于奸黎民又安即是觀之在彼不在此信哉言也政畏張急理尚烹鮮斯民三代之民耳

張詠

張詠字復之濮州鄆城人少從陳搏游郡舉進士第一後知益州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稍遇水旱

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收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爲求制凡十戶爲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糴民少敢犯法○知杭州有民家子與娣壻訟家財壻言妻父臨終此子纔三歲故見命掌貲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壻詠覽之索酒酹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苟以七與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壻人皆服其明斷○詠嘗謂李旼曰

子還知公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着字前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着字後屬陰陰主形也成不可改盍慎焉○李順之亂官蜀者多不挈家詠知益州單騎之官官屬憚其嚴無敢畜婢妾者詠不欲絕人情自置二婢以侍巾櫛自此其屬稍置姬侍詠在蜀四年及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資嫁之仍處女也

有范延貴者爲殿直押兵過金陵詠時爲守因問曰天使

沿路來還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著作希願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詠詢之延貴曰自入萍鄉縣境驛傳橋道皆整葺田萊墾闢野無隋農及至邑則廛肆無賭博市場不

敢誼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善耳詠
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
朝並顯以
能吏稱

不邇聲色成湯所以聖也邇而不邇聖猶難乎
張益州過人遠矣宜其德威之行于吏民也
公事有陰陽生殺之謂也死中求生陽明常勝
仁人哉

杜衍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舉進士第一知乾州屢
決疑獄人以爲神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

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奸施于民則簡而易
行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衍權知鳳翔府一
邦之民爭于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
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天下苦于兵自陝
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
徃徃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衍在求興語其人曰
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乃爲之區處計較量
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
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徃如平時而吏束

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
器械民皆不知○後尹開封開封治京師嘗撓于
權要行能使權要不敢干前尹惟以聽斷盜訟爲
能否獨行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
諸縣之民皆被其惠○又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
穀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今豪商大賈
乘時賤收水旱則藉伏而不出冀其翔踴以圖厚
利而困吾民也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
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開封比比出能吏

而兼於民政者惟行一人○行食于家一飯一麪
而已或美其儉行曰行本一措大耳名位爵祿皆
國家所有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
敢自奉邪一旦國家奪所有却爲一措大又將何
以自奉乎後以祁國公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
隘裕如也

夫政無遠圖唯以聽斷爲能終日疲精神於刀
筆筐篋之間而民瘼不及講求即剖決如流間
閭窮困自若也杜世昌典守鉅郡廼有餘力省

約民事而惠徧下邑豈獨材力精敏良識治體者哉雖然政平訟理良二千石事也聽斷亦豈可忽固尚有大於此者耳嘗以此義語所屬多知注意者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禹之所以盡力于民也世昌措大之語藏于胷中衣食居室皆從儉其禹之徒與宜其不勞民力不撓權要而乾鳳之民爭界上也

韓琦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弱冠舉進士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琦獨滯筦庫衆以爲非宜琦處之自若於職事未嘗苟且及爲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歲飢爲體量安撫使汰冗殺歎百活飢民百九十萬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內徙而空塞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大山之比多廢壤琦以爲此皆良田今棄不耕

適足以資敵遂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則募
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其鎮大名也魏
人爲立生祠相人愛之如父母

韓稚圭負宰相之望而勤勞吏職王開封所爲
亟羨也有謂社稷器非百里才者何以稱焉曰
以器使人掄材者事也君子隨分可以自盡一
命之士豈必不能濟物耶彼羞小官而覬要路
者其器識可知矣

富弼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天聖八年中茂才異等第授
將作丞知河南長水縣持重精密雖小事必詳細
審處吏民愛而畏之後副樞密坐謗知鄆州徙青
州會河北大水民流京東弼釋所部豐稔五州勸
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在貯之量置廬
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寄居者皆
給其祿使即民所聚分統焉老弱病瘠者廩而醫
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用
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

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慰勞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死者爲大冢葬之目曰聚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者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是時人有勸粥非弭謗之道禍恐不測粥曰吾豈愛一身而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行之益力上聞之遣使勞粥即拜禮部侍郎粥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悉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即僵仆自粥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式云

夫救荒無竒策亦無定策在相機而行之范希文興作惠民蘇子瞻乞牒易米皆便計也然不可以訓矣曾子固權常平之價朱元晦發義倉之入其可久之規乎歲大飢將復求濟于司農彥國散處飢民隨在貯廩法便而澤均一時荒政莫過也吾觀温公救荒疏云富民有畜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此與彥國之策相表裏勝官粥

賑濟遠矣行之其在人乎雖然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國無九年之蓄而委曲支吾信無奇策也已

范純仁

范純仁字堯夫蘇州人仲淹子中皇祐元年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親遠不赴仲淹沒始出仕知襄城縣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重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慕後呼爲著作林縣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之牧

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耶白其事于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時久旱純仁籍境內賈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闕時吾爲糴之衆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飢獨境內民不知○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純仁沮格因讒者遣使欲捃摭私事不能得○知慶州

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今可謂世職
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揣神宗有
功名心即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
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
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壤願別謀
帥臣神宗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爲朕悉心
爾遂行○秦中方飢擅發常平粟賑貸僚屬請奏
而須報純仁日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謗
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謹曰公

實活我刃累公耶書夜爭輸還之使者至已無所
負○環州種古執熟羌爲盜流南方過慶呼寃純
仁以屬吏非盜也古避罪謫訟詔御史治于寧州
純仁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泣不得行至有自投于
河者獄成古以誣告謫亦加純仁以他過黜知信
陽軍○移齊州齊俗兇悍人輕爲盜劫或謂此嚴
治之猶不能戢公一以寬恕不勝其治矣純仁曰
寬出于性若強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取玩
之道○有西司理院繫囚常滿皆屠販次竊而督

償者純仁曰此何不保外使輸納耶通判曰此釋
之復紊官司徃徃待其以疾斃于獄中是與民除
害爾純仁曰法不至死以情殺之豈理也耶盡呼
至庭下訓使自新即釋去期歲盜減大半○錄事
參軍宋儋年暴死純仁使子弟視喪小斂口鼻血
出純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奸因會寘毒
鰲肉中純仁問食肉在第幾巡以中巡對曰豈有
既中毒而尚能終席者乎再訊之則儋年素不食
鰲其曰毒鰲肉者蓋妾與吏欲爲變獄張本耳實
儋年醉歸毒于酒而殺之遂正其罪○初种古因
誣純仁停任至是純仁薦爲永興軍路幹轄又薦
知隰州每自答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純仁
不肖爲其子孫所訟寧論曲直哉

子產曰唯上德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子太
叔弗是也無何國多盜至取人於萑蒲之澤而
後悔聽信之晚猛固可以禦盜耶范堯夫謂寬
出於性強以猛不能持久祇取玩耳然期年而
盜亦減夫二者奚取衷焉噫陽和發脉震雷佐

之嚴霜墮草即雨露不能復潤何者其生殺之氣殊也由此言之寬嚴之用視其意所向矣且夫以生道殺民者春雷也不爾則秋霜也夫

范純禮

范純禮字彛叟仲淹季子爲未安令時建昭陵京西轉運使配木石埴甃及工徒于一路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質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之奉常

時用乎○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誅純禮曰草濕則生火何足恠但使密償之○庫吏盜絲多罪至死純禮曰以梵然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家趣買以贖○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爲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文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務去之○中旨鞠享澤村民謀逆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優歸途見匠者作桶取而戴于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爲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之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

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爲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曰正欲外間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爲訓耳徽宗從之

今之人類言曰理劇者非厲以威不可因而棘然種種也所謂成心僨事非邪彜叟之治開封寬役省刑豈非有得于家學仁厚之脈哉

夫論刑者權其情與法焉已耳二者互有重輕焉情重乎當裁諸法法重乎尤原其情仁人之用心也失火而俟誅盜絲而論死此所謂法重

於情者歟彜叟並從未減善矣嗟夫吏重故出之律兢兢焉承順風旨巧文逃責者比比也效優之民一言而宥其死仁厚中尤有謹直氣焉

包拯

包拯字希仁合肥縣人舉進士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徙知端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後

治開封貴戚宦官爲之斂手以其笑比黃河清童
稚婦女亦知名呼曰包待制語曰關節不到有閻
羅包老後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極性峭直
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
與人不苟合不僞以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
親黨皆絕之雖貴服衣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
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
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

趙禹以令史事周亞夫府中稱其廉平亞夫弗

任也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真
仁人之言也已包希仁以嚴名史乃稱其惡吏
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未嘗不推以忠恕吁此
其異趙禹輩歟

語曰廉爲官本希仁律子孫之嚴乃其律已之
徵乎世祿之家宜刻此語爲戒石

趙抃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進士及第爲武安軍節
度推官人有赦前僞造印更赦而用之法吏當以

死并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讞而生之○知崇安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癱未潰并使醫療之得不瘳死會赦以免○後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并獨左右其政而誨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爲變守懼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檄并攝治之并至從容如平日州以無事○後以御史乞補外得虔州虔素難治并御之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曰爲令當自

任事勿以事諉群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爲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疏鑿贛石民賴其力○嶺外仕者死多無以爲歸并造舟百艘移告諸郡曰仕宦之家有沒而不能歸者皆於我乎出於是至者相繼悉授以舟并給其道里費○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以寬治蜀蜀人安之○并向使蜀日有聚爲妖祀者治以峻法及爲守復有此獄皆謂不免并察其無他曰是特酒肉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蜀民大悅○神宗

即位召知諫院及謝上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
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耶○知杭州抃素
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緣此皆駢聚爲惡抃知其
意釋重犯者卒黥配他州惡黨相率遁去○未幾
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
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成
都以戍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愛信者
皆莫如抃遂以大學士知成都召見勞之曰前此
無自政府往者卿能爲朕行乎抃曰陛下有言即

法也奚例之問因乞以便宜行事既至蜀默爲經
畧而燕勞閒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
卒長立堂下呼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
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衆比
戍還得餘資持歸爲室家可也人感其意轉相告
語莫敢復爲非者○劍州民私作僧度牒或以謀
逆告抃不畀獄吏以意決之悉從輕比謗者謂其
縱逆黨朝廷悉取具獄閱之皆與法合○茂州夷
剽境上抃亟遣部將帥兵討之驚潰乞降將殺奴

取血以盟并使易用牲皆謹呼聽命并爲吏誠心愛人治虔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曰趙公所爲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爲本然至於治杭錮強懲惡茲民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變有過人者

夫地逼者易軋勢危者易傾謀長者易逞小夫夫儉險成性其何所不至矣有君子焉以才集事秘其謀以功與人覆其短厚矣哉非志在爲民淡然得失者不能也閱道之全泗守可以風矣

竊聞天下之事莫不有幾識其幾者沉慮集謀當機決策而鎮之以安靜故變未形可使不形旣形可使即解即變之已作也猶可因敗以爲功否則倉皇失策不免僨事也已濠卒之謀變守日閉門懼禍旦夕閱道獨從容如常濠以無事豈倖而成哉蓋得其幾而有術以潛消之耳噫非圓照達識詎可語此

歐陽觀

歐陽觀字永豐人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爲秦州判官時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妻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妻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固常求其死何也後以子脩貴贈中書令崇國公

歐陽觀錄死囚必求其生卒食其子之報于後天之報施善人豈爽哉讀隴岡阡表嘗三復而悲之

歐陽脩

歐陽脩字永叔舉進士補西京留守推官入樞府後以事降陝州夷陵令時脩方壯嗜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皆無因取架閣陳年公案一一披閱其間枉直多違錯歎曰夷陵褊小尚爾天下可知也于是仰天矢心遇事加謹○後奉命計渡河東凡百一一別爲圖籍四路之事如在目前或問脩曰

公以文章儒學名天下而治此俗吏之事乎脩曰
吏之不職吾所愧也繫民休戚其敢忽乎○保州
叛兵降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餘人分隸諸郡富
弼爲宣撫使恐其復生變將使同日誅之會脩權
知鎮府遇弼于內黃夜半屏人密以告脩脩曰禍
莫大于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
爲變不細且某至鎮州必不從命弼悟而止○知
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
或謂脩曰前政威名動都下公之風采似微弗逮

若何曰人材性各有長短豈可捨已所長而用其
所短但當盡我所爲不能則止既而都下事無不
治○脩平生連典大郡務以鎮靜爲本不求聲譽
治存大體而施設各有條理綱目不亂非盜賊大
獄不過終日吏人不得留滯爲奸嘗曰以縱爲寬
以畧爲簡則事弛廢而民受弊吾所爲寬者不爲
苛急簡者去其煩碎故所至民安其不擾既去追
思不已

君不嗜殺人必能一天下臣不嗜殺人必能相

天下求叔仰天矢心始于陳年公案而出罪全
活以畢先志官至參知政事豈偶然哉嗚呼君
子未有不矢心于天而能成美業者求叔其我
師乎

歐陽父子生意盎然卒以休懿終宜矣彼蝮鷲
者安在哉

昔人以立德立功與立言爲三不朽然德不近
名功湏遘會而能言之士吐一詞以名天下是
故敏博者趨之而卑吏事爲不屑矣吁墳典索

丘存者幾何矧文不載道數千年後果必不朽
耶親民之君子生生一念與天地終始也人知
歐陽子得韓籍于廢麓以文擅世不知夷陵閱
舊案矢心勤恤蓋不朽之實云

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西夏縣人年二十舉進士從龐
藉辟判并州時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
其地爲河東患藉檄光按視光建議築二堡以制
夏人募民耕之俾紓河東貴糴遠輸之苦藉從之

麟將郭恩妄引兵渡河沒于敵藉以罪去光三上書引咎不報藉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後與王安石忤出知永興軍朝辭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時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爲奇兵調民造乾糗悉修城池樓櫓關中騷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命皆未敢從軍興若乏臣當任其咎于是一路獨得免

君實不負辟主于旣沒豈肯上負朝廷下負百姓哉宜其相業獨顯也

夫處寅僚者居常煦煦相下真僞難別也猝然臨小利害若楚越然慄慄懼波及即身其其謀諱之矣古之人有推功分謗者此何心哉君實之倖麗籍生則引咎沒撫其孤自謂生平專可與天知信矣

蘇軾

蘇軾字子瞻眉山入嘉祐二年進士除鳳翔判官

長吏意軾文人不以吏事責之軾盡心其職老吏
畏伏○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
山木棧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
繼軾徧問老校修衙前擇水工棧行無虞乃言於
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通判杭州時
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水利鹽法軾嘗因法以便民
民賴以少安○徙知密州時方行守實法司農寺
又下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爲提舉常平官曰
違制之坐若自朝拜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

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
手實之害罷之○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使
遣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殺
人畏罪驚散欲爲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
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河決
曹村滙於城下城將敗富民爭山避水軾曰富民
若出民心搖動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
驅使復入軾履屨杖策親呼武衛營卒長曰河將
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

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挺率徒持
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
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板使官吏
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增築故城爲木岸以
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知杭州吏
民習軾善政不勞而治旱飢疫作軾請於朝免本
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度僧牒三百
易米救飢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患
軾又多作鹽池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

衆又哀羨緡得二千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
病坊稍蓄錢糧以待之是秋大雨湖溢軾度來歲
必飢復請於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糶
常平米并義倉所有以備之○浚茅山河專受江
潮浚塩橋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洩
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爲長堤
以通南北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
人名曰蘇公堤○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
而浮山峙於江中洄洑激射歲販公私船不可勝

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運河引浙江諸水以達於江又並山爲岸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以避浮山之儉人皆以爲便忌者排之功卒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渚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嘗欲淤塞河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嘗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下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築挽路爲千槁以汎

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公再蒞杭有德於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以龍圖閣學士守潁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決波澤注惠民河東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郟艾溝且鑿黃堆注於淮軾適至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浸州境決不可爲朝廷從之徙揚州發運司舊聽操舟者私載物貨故操舟者富厚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一切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軾奏乞復故朝廷從之

○以學士知定州軍政尤弛衛卒驕軍校蠶食
軾取其貪汚甚者配隸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
飲博軍中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伏有卒吏
復以賊訴其長軾曰有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
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

在杭浚兩河復六井議引兩浙水以避浮山之
險欲築三吳挽路以汛松江之勢蘇公之興水
利滋多矣及在頰則奏寢黃堆之鑿以免州境
之浸豈空談水利之儔哉

觀奏復運舟事乃知古稱畫法無民信哉恤民
之私乃所以善行法也

魯有開

魯有開字元翰參知政事宗道從子也好禮學通
左氏春秋用宗道蔭知甯城縣曹濮劇盜橫行旁
縣間聞其名不敢入境知確山縣大姓把持官政
有開治其最甚者遂以無事興廢陂漑民田數千
頃富弼守蔡薦之以爲有古循吏風知金州有蠱
獄當死者數十人有開曰欲殺人者衷謀之足矣

安得若是衆耶訊之則誣天方旱獄白而雨知南
康軍代還熙寧行新法王安石問江南如何曰新
法行未見其患當在異日也以所對乖異出通判
杭州知衛州水災乏食擅代常平錢粟與之且奏
乞蠲其息徙冀州增隄或謂郡無水患有開曰豫
備不虞古之善計也卒成之明年河決水果至不
能冒堤而止朝廷遣使河北民遮誦有開功狀召
爲繕部郎中元祐中歷知信陽軍洛滑州復守冀
官至中大夫

興陂增堤先事知備視患至而猝圖者遠矣有
開以世胄服官乃究心民事若此可嘉哉至於
懲大姓則戒株連治蠱獄則雪誣枉擅發錢穀
全活飢民豈其好生之心所植者厚故隨在輒
形邪感格冥漠其澍應之有以夫

魯鞏

魯鞏字子固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及第爲太平
司法叅軍通判越州歷知齊襄洪福等州初嘉祐
中州歲飢度常平不足賑給而田野之人不能皆

至城郭至者群聚有疾厲之虞前期喻屬縣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平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爲種糧 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爲州務去民疾苦急奸強盜賊而寬貧弱曰爲人害者不去則吾人不寧是時州縣未屬民爲保伍輦獨行之部中使譏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畧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言故盜發輒得有葛友諒者屢

剽民家以名捕不獲一日自出告其黨輦與袍帶酒食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徇之郡中盜聞多出自言友諒智力無人輦外示章顯寔欲攜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齊俗悍強喜攻劫至是斂手莫敢動寇攘屏迹道不拾遺毫亦號多盜治之如齊盜爲引去○至于澄清風俗振理頽壞斷訟衰熄綱紀具修所至皆然也○襄州有大獄逮繫充滿有執以爲死罪者輦至閱囚牘法當勿論即日縱去并釋百人州人噪呼曰吾州前坐死者衆

矣孰知非寬乎○其在洪會歲大疫自州至縣鎮
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軍民不能自養者以官舍
舍之資其食飲衣衾之具以庫錢佐其醫書醫候
視記其全失多寡以爲殿最人賴以生市里不知
也

宋文章家必曰蘇曾云觀其治水戢次無諸事豈
咕咕觚翰間已哉故二君子之治郡可以言文
矣

趙尚寬

趙尚寬字濟之河南人知平陽縣鄰邑有大囚十
數破械夜逸殺居民將犯境尚寬趣尉出捕曰盜
謂我不能來方怠惰易取也宜亟往毋使得散漫
且爲害尉旣出又遣徼巡兵躡其後悉獲之○知
忠州俗畜蠱殺人尚寬揭方書市中教人服藥得
不死募索爲蠱者窮治寘於理大化其俗嘉祐中
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土廣
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爲邑尚寬曰土廣
可益墾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

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䟽三陂一渠
溉田萬餘頃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寬復請以
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莽
復爲膏腴增戶積萬餘尚寬勤于農政治有異等
仁宗嘉之下詔褒焉留唐五年民像以祠之
信臣之政迄嘉祐且千餘年按其迹榛莽頓爲
膏腴夫治豈在好自表見墾田治渠百世之功
迹可循循之耳觀河思禹配天永稷至于今能
忘其故智哉

蘇頌

蘇頌字子容南安人第進士知江寧縣時建業承
李氏後稅賦圖籍無藝每發歛高下出吏手頌因
治訊他事互問民鄰里下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
或自占不悉訟警之曰汝有某下某產何不言民
駭懼皆不敢隱遂剗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
諸邑法之至率其民拜庭下以謝○凡民有忿爭
頌諭以鄉黨宜相親善若以小忿而失懽心一旦
緩急何賴焉民往往謝去或半途思其言而止○

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徼外降者所至與守競頌待之以禮且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敬者唯公與韓魏公耳○仁宗崩建山陵有司以不時難得之物屬諸郡頌曰遺詔務從儉約豈有土不產而可強賦乎量其有無事亦隨集○英宗即位召提點開封諸縣鎮公事頌謂中牟長垣都門要衝二鄙置郵所經而闕無防守請置營兵以備非常明年果有飢民乘虛向長垣如頌慮○頌又請以募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

以巡檢縣尉但能捕盜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其不爲盜者令也且民罹剽劫而長官不可不任其責時論是之○歲餘知婺州方泝桐江水暴迅舟橫欲覆毋在舟中幾溺矣頌哀號赴水救之舟急正毋甫及岸舟乃覆人以爲純孝所感○徙亳州有豪婦罪當杖而病每旬檢之未愈譙簿鄧元孚謂頌子曰尊公高明以政稱豈可謂一婦所給但諭醫如法檢不誣矣頌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必有不得其死者悔將

如何既而婦果真病死元孚嘆曰我背小人豈測
大君子之用心哉○吳越飢選知杭州一日出遇
百餘人哀訴曰某以轉運責逋市易緡錢晝囚夜
係雖死何以償頌憐之釋使營生以衣食之餘悉
償官期以歲月皆不敢負果如期而足○宴客郡
堂或告將兵欲亂頌密使捕渠領十輩荷校付獄
中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

傳曰察見淵魚不祥而世之爲鄧元孚者衆也
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歸然子容而已所謂大

君子用心諒哉

互問一二以警千百執簡御煩之術乎豈特足
爲成賦法也

常安民

常安民字希古印州人登熙寧六年進士授應天
府軍巡判官遷成都教授秩滿調知長洲縣以主
信爲治民不忍欺追科不下吏使民自輸每先他
邑而辦擢大理丞以讒監滁州酒稅至滁自親細
務郡守魯肇約爲山水游曰謫官例不治事安民

謝曰食焉而怠其事可乎

錢明逸自禁林出爲秦州居常快快不事事王子明嘆曰雖不足意獨不思所部有萬千生靈邪希古之治滁得之矣

世之爲治者多惡民欺似也反而求之亦嘗如希古之主信乎

張戢

張戢字天祺鳳翔郿縣人旣冠舉進士第攝蒲城令蒲劇邑民悍不畏法鬪訟寇盜倍他邑異時今

長以峻法治之奸愈不勝戢悉寬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教喻使無犯法間召父老使之教督子弟服學省過作記善簿民有小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錢爲酒食召邑之高年聚於縣廨以勞之使其子孫侍因勸以孝弟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獄訟爲衰○自公安改知夏縣縣素多訟戢待以至誠反覆教喻民化之○嘗知靈寶至是靈寶民遮使者車請曰今夏令張君乃昔日之賢令也願使君哀吾民乞張還舊治使者欣然言於朝去之君

日遮道送不得行父老曰昔者人以吾邑之人無
良喜訟自公來民訟幾希是惟公知吾邑民之不
喜訟也言已皆泣下○馘歷治六七邑誠心愛人
而皆有術以濟之办行不怠所至皆有顯效視民
之不得其所若已致之極其智力必濟而後已

蓋世有長於詰慝者曰吾以安善良耳乃聖人
則戒忿嫉于頑夫太虛之中獨無風霆歟吁風
霆無心之用也忿心一熾太虛翳矣彼頑者豈
皆傲民上失其道或迫而驅焉古之人所爲得

情勿喜也今之君子疾惡如仇則以敲朴爲快
心否者亦土芥視之漠然不復矜恤得無少生
生意耶觀靈寶父老數言可憫已

記善不記惡道化之意寓其間乎若兼置記惡
簿則民生疑畏之心難乎化矣

蔡襄

蔡襄字君模興化軍仙遊人年十八舉進士知福
州遂爲福州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利之
立生祠於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

○知泉州爲政精明知其風俗善調停之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除其甚害○往時閩人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時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襄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襄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孝否則深自愧恨爲鄉里所羞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

券舉債終身不能償公曰弊有大于此耶即下令禁止至于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襄旣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爲襄立德政碑漑田減稅禁奢作戒今之民牧有之矣尊師下士古之民牧或未多見也而況今乎蔡公德政之碑非偶得于閩人也

自秦而降法令爲詩書禮教從此缺焉非獨淺

聞不能究宣所謂碌碌奉官救過不贍無暇論
繩墨之外也烏識勸學修禮爲太平之原哉君
謨破觚爲圜似與世迕而閩人感之刺骨禮教
深於法令矣

葉康直

葉康直字景溫建州人進士知光化縣縣多竹民
多編爲屋康直教用陶瓦以寧火患凡政皆務以
利民時豐稷爲穀城令亦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
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曾布行新法以爲司

典農屬後知河中府復爲秦州夏人不敢犯境知亳
州通濬積潦民獲田數十萬畝召爲兵部侍郎
教民以陶火患寧息此與廉叔度同科清平之
謠亦不在五袴下民心之可感如是夫大抵從
政者率多因循一任事則羣議從之已且自疑
矣專意勤恤將之果決毋諉難于慮始毋奪志
于人言則天下事皆可爲豈獨息火患興水利
乎哉

宗澤

宗澤字汝霖登進士爲衢州龍游令建庠序設師
儒經術風俗一變擢科者相繼靖康元年命知磁
州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徙避帑廩然澤至
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
計上言邢洛磁趙相五州各畜精兵三萬人敵攻
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
之

守令之興文學者必曰擢科者相繼也譬于醯
鷄焉知醯醢之外哉宗汝霖著烈節勁氣于靖

康建炎間而恟恟與青衿伍豈武流云乎哉
五郡聯兵相應禦敵之勝策也邊虜之郡可做
而行

陳規

陳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申明法科守德安李橫
圍城造天橋填濠鼓譟臨城規帥軍民禦之砲傷
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橫
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
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與濠橋陷

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臾皆盡橫板砦去○改知順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會劉錡引兵赴京留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即告錡城中有粟數萬斛勉同爲死守計相與登城區畫分命諸將守四門小酋至輒挫之金人告急于兀朮規大饗將士酒半問曰兀朮擁精兵且至策將安在諸將或謂今已累捷宜乘全師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爲緩急用况屢挫其鋒軍聲稍振規已分一

死進亦死退亦死不如進爲忠也錡叱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也時方劇暑規謂錡無多出軍第更隊易器以逸致勞蔑不勝矣每清晨輒堅壁不出伺金兵暴烈日中至未申氣力疲則城中爭奮斬獲無算兀朮宵遁○規守德安時嘗條上營屯田事宜欲倣古屯田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軍士所屯之田皆相險隘立保砦寇至則併力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

麥豆各五升滿三年無逋輸給爲末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使有威聲者惟規而已○常爲女求從得一婦甚閑雅恠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托鬻身求活即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

士大夫常日多自負也一聞鉦鼙聲處女已陳元則摧李橫走兀术毅然丈夫也觀嫁張氏女事則又廢卷而歎功烈必自行義得之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諒矣子曰我戰則

克豈事刺擊枝哉

虞允文

虞允文字彬甫知太平州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小民貧而有子旣無以給鬻藥安得錢輸官故生子多不舉丁口衰絕允文惻然憐之爲措置蘆麩稅錢一色對補百姓添丁錢百萬生靈鼓舞感賜生子並舉丁口日增

彬甫蠲添丁之稅一州之民生子並舉其德豈在賈父下哉

王十朋

王十朋字龜齡温州樂清人擢進士第一授紹興府僉判或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奸不行時以四科求士府帥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獨以應詔○出知饒州饒並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故學基益其圃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人移知夔饒民乞留至斷橋乃以車從間道去衆葺斷橋以王公名之○移知湖州得請起知泉州會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

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初饒久旱入境雨至湖積霖入境即霽凡禱必獲其至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地鬼神朱熹張栻雅敬之

勉七邑宰詩宜書黃堂當令百世邑宰生春也觀其有禱必獲誠且動天矣而况人乎

趙方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舉進士尉蒲圻多決疑獄授大寧監教授俗陋甚方釋可教者親誨訓之人皆

感勵自是始有進士○知青陽告其守史彌遠曰
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
化人以爲名言○後以屢挫金人保全西京官至
太師謚忠肅子葵范皆名臣

大寧擢科不足爲彥直評騭也告史彌遠二言
可謂萬世守令之龜鑑矣彼曠曠者鮮不曰吾
不能行吾志催科獄訟摯吾手足也視此何如
邪

孫子秀

孫子秀字元實越州餘姚人紹定五年進士調吳
縣主簿日詣學宮與諸生討論義理○後知金壇
縣嚴保伍釐經界結義役一切與民休息訟者使
齎牒自詣里正併隣正來然後行不實者徃徃自
匿其牒惟豪黠者有犯則痛繩不少貸○淮民流
入以萬計賑給撫恤樹廬舍括田使耕拔其能者
分治之崇學校明教化行鄉飲酒禮訪國初茅山
書院故址新之以待遠方遊學之士○後徙浙西
提點刑獄兼知常州淮兵數百人浮寓貢院給餉

不時死者相繼子秀請於朝創名忠衛軍置砦以居截撥上供贍之

造士保民於境內人或可及也淮民之流移淮兵之浮寓亦且括田以使耕截撥上供以贍食非有一體之仁者不免町畦之隔也其誰能及之

黃震

黃震字東發慶元府慈谿人寶祐四年登進士第知廣德州初孝宗頒朱熹社倉法於天下而廣德

則官置此倉民困於納息至以息爲本而息皆橫取民窮至自經人以爲熹之法不敢議震曰不然法出於堯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爲法不思救其弊耶况熹社倉法歸之於民而官不得與官雖不與而終有納息之患震爲約置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郡有祠山廟歲合江淮之民禱祈者數十萬其牲皆用牛郡惡少挾兵亦舞牲迎神爲常鬪爭致犯法其俗又有自嬰桎梏自拷掠以徼福者震

見問之乃兵卒責自狀其罪卒曰本無罪震曰爾罪多不敢對人言特告神以免罪耳杖之示衆又其俗有所謂埋藏會者爲坎於庭深廣皆五尺以所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覆以牛革封鏹一夕明發視之失所在震以爲妖而殺牛淫社非法言之諸司禁絕之○撫州飢起震知其州單車疾馳中道約富人耆老集城中毋過某日至則大書閉糴者籍彊糶者斬揭于市坐驛舍置文書不入州治不抑米價價日損親煮粥食餓者請於朝給爵

賞旌勞者而後入恒未明視事

法存大畧潤澤在人天下之法皆然也豈獨社倉哉苟非其人王莽之井田宇文之周官猶且不可彼不咎人而咎法者是懲噎而廢食也

趙景緯

趙景緯字德父臨安府於潛人登淳祐元年進士第知台州至郡以化民成俗爲先務首取陳述古諭俗文書示諸邑且自爲之說使其民更相告諭諷誦服行期莫失墜約束官吏擾民生事取孝經

庶人章爲四言詠讚其義使朝夕歌之至有爲之感涕者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于朝旌孝行作訓孝文以勵其俗平重刑懲譁評治豪橫建黃巖社倉六十有六浚河道九十里築堤路三十里節浮費爲下戶代輸秋苗奏蠲五邑坊河渡錢期年之內乞歸田里景緯天性孝友雅志冲澹無意仕進故其立朝之日不乂云

書歌舉旌之化社倉之建代輸奏蠲之惠而終之以乞歸何其善教善養善歛身哉德父之孝

友冲澹不虛矣真牧民之師也

吳師禮之言曰近民無若爲邑政貴德化刑以輔之條目易循期會有信使民不憚吏吏不玩法古人之治其幾也此所謂達治體者也景緯之謂矣

遼

大公鼎

大公鼎者渤海人咸雍十年進士調潘州觀察判官時遼陽雨水傷稼此樞密發瀕河丁壯以完堤

防有司承令峻急公鼎獨曰邊障甫寧大興役事非利國便民之道疏奏朝廷從之罷役承亦不爲災瀕河千里人莫不悅改良鄉令省徭役課農桑建孔子廟學部民化之累遷興國軍節度副使時有隸鷹坊者以羅畢爲名擾害田里歲久民不堪公鼎言于上即命禁戢會公鼎造朝大臣論上嘉納之意公鼎曰一郡獲安誠爲大幸他郡如此者衆願均其賜于天下上從之

仕宦賢者庇所理止矣他郡肥瘠朔粵已也夫

公鼎裔夷耳而處意蕩平無藩圃隔越昔人有云六合之外別自有人信夫

元

諳都刺

諳都刺字瑞芝凱烈氏至順初爲襄陽路達魯花赤山西大飢河南行省恐流民入境爲變檄守武關諳都刺驗其良民輒聽其度關吏曰得無違上命乎諳都刺曰吾防姦耳非仇良民也可不開其生路耶既又煮粥以食之所活數萬人又城臨漢

水歲有水患爲築城外橫堤遂以無虞元統初除益都路總管俗頗黠悍而諳都刺務興學校以平易治之秩滿以最聞

瑞芝蒙古人也守武關堤襄陽中國學者先之鮮矣君子不以類廢人不掩人善錄之

周自強

周自強字剛善臨江路新喻州人好學能文練于吏事以文法推擇爲吏泰定間廣西洞徭反自強往見徭酋說以禍福中其要害徭酋立爲罷兵貢

方物請命事聞超授廣西兩江道宣慰司都事轉饒州路經歷遷婺州路義烏縣尹周知民情而性度寬厚不爲刻深民有以爭訟訴于庭者一見即知其曲直然未遽加以刑責必取經典中語反覆曉之令其誦讀講解若能悔悟首實則原其罪若怙惡不悛然後繩之以法不少貸民畏且愛獄訟頓息○民間田稅之籍多失實以故差徭不平自強出令履畝覈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可攷于是賦役平均貧富樂業其聽訟決獄物無遁情黠吏

欲以片言欺惑之不可得由是政治大行聲稱籍甚部使數以廉能舉于朝選授撫之金溪尹階奉議大夫

法持不若道化鷹鷂不若鸞鳳仕者皆知之矣及據案決訟往往刻深何哉取經語曉解訟者使之悔悟首實則原其罪此百世息訟之良法也

守令懿範卷之四

守令懿範跋

吾蘇郡守末年蔡侯輯守今懿範成廼示以總論二篇凡例七條俾綴一言于末簡余觀古之循牧大抵各就其質之所近者爲之未聞道也然自漢以來上下數千年間僅得若干人斯已難矣儒者作用與循吏迥別豈不尤難哉而前代史官不能別立名稱表厥殊異良可惜也今侯以儒牧創名使自別於循吏其諸異乎史氏之見與余讀凡例知侯於二牧簡擇精詳評騭

允當足爲世法信哉其爲懿範也而侯於儒牧
尤惓惓焉夫所謂儒牧者非徒以文學飾吏治
之謂也明乎聖賢大學之道而推廣其子諒惻
怛之心其斯以爲儒而已矣於戲天下之牧循
而未儒者有矣未有儒而不循者也侯名儒也
於循乎何有今歲水潦爲災民罔有秋而常賦
是恤是編所採豈無成事可爲今日荒政之助
者乎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
深切著明也余於侯日夜望之

隆慶三年七月十一日部民吳江徐師魯謹跋

重刻守令懿範後序

今山西學使春臺先生蔡公守吾
蘇日輯守令懿範一書刻之郡齋
所以示矩吏治勤恤斯民者備矣
章既受而卒業自念躬被先生渥
澤出其門牆且承乏長邑不可不
廣先生之仁于世爰謀之仁和尹

惺菴張公共出俸重鑿梓爲工既竣事敢僭識之末簡曰夫政本正身治貴師古在昔蓋屢記之而世吏僅取法令爲師多舛豈弟之誼其實性愿惠符契懿轍者抑或未能盡協于中行何者任學兼資之理靡洽而本實之未樹也載稽史

氏以經術潤飾吏事爲良吏之美談其言近似而未中矣經術者吏治之本也而但云用之潤飾果體用一致之治耶茲先生所編雖分彙二牧而實有重於儒效論叙所及大都尚姬育右悃悞允主操切驚華聲之徒雖名蹟赫奕可喜而

一切舍去不錄其指歸則尤以根
心飭已緣經軌道為先於乎後世
論政類在師法漢世兩京而先生
獨進之三代名賢之盛意深遠哉
意深遠哉蓋先生之為政本所誦
說見之施行躬先師帥誠殫告誠
瘵痾一體之念懇乎貫金石質鬼

神仁義蘊養斌斌驗白吾蘇賴先
生來蒞而正學寢明靡俗丕革真
儒之效著矣且閔世憂民有是書
之輯嚴棄取確評隲俾觀覽者油
然興思齊之衷獲鑒古之益惟實
有之故能言之斯先生哉乃所撰
次儒牧則始言游而循牧以東里

大夫弁其端莞爾絃歌垂涕遺愛
感仲尼深嘉者焉先生茲首取為
吏治勸所謂立言必準諸聖者非
耶吳固言游舊鄉也後數千禩而
重覩學道愛人之化于先生然則
有志懿政之士恒當三復于斯而
為吳產者尤宜砥奮矣章顧獲明

訓蓋重增悚惕云

隆慶歲次壬申季夏之吉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知錢塘縣事門
人長洲闕成章頓首拜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